



疎齋集

疏齋

共

~ 16  
2421  
2



和  
2421  
10-2

疎齋集卷之三目錄



疏劄

辭弘文著作疏

玉堂進農家十二月圖劄

玉堂應 旨劄

論斥李玄錫疏

乞暇還朝陳沿路所聞疏

玉堂請留儒賢劄

辭副校理疏

乞郡兼陳所懷疏

玉堂應 旨劄

擬上辭職論事疏

論事被斥陳辨疏

為李允修所斥論辨辭職疏

玉堂論救李徵明劄

玉堂應 旨劄

被斥於大臣陳辨辭職疏

辭兵曹叅議疏

疎齋集卷之三

疏劄

辭弘文著作疏 庚申

伏以臣庸陋淺劣百不猶人而濫蒙 洪造忝竊科  
名例補凡職猶懼不稱每懷惶愧若無所容今茲新  
授之 命遽出於萬千意慮之外繼又 召牌再臨  
臣聞 命震駭不知死所百爾思度萬不近似驚惶  
悶感不敢承 命一日之內屢違 嚴召難冒之外  
罪合萬死茲敢疾聲頌於 宸嚴之下惟 聖明  
垂察焉臣家世簪組受 恩甚厚及至臣身榮耀若



是赴湯蹈火猶不敢辭况今 聖明在上朝著清明而金華玉署世所榮羨臣以壯年筋力不愆揣分揆義苟可承當亦復何苦敢辭 恩命且臣早失嚴父無所依仰今幸出身遭遇 明時自此至死之年所仰望者只在於 聖上耳亦何敢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循例飾讓以負區區之素心而徒積逋慢之誅哉顧此職責非常才分有限誠有所萬萬不敢當者矣臣雖至愚自知則甚明性本昏懦切不勤業中罹愍凶失學流離數年以來始從科儒學習程式出入場屋而掇拾陳腐僥倖科第亦非臣夢寐所及至

如經傳子史俗儒之所常記誦者多未窺見尋常章句之間亦且窒碍銀根豕亥隨處取笑空疎之狀世所共知而今者 朝廷只以臣世踐華貫記識先蔭處之以匪據之地待之以文學之士爲官擇人之意恐不當若是也且念經幄之職俱極一時之清選而至於叅下之官則虛位而不置者迨今四十有餘年矣其間 列聖愛才好士之意未必不及於今日先輩學識詞藻之盛固不可與議於臣輩而猶且久曠其官以至于今者豈不以官不必備以重其選也哉目今 國家庶事廢墜憂虞溢目氣象事業無一

祖宗之舊而惟此一事不諒人器之當否不顧譏議之必至徒以故事不可不復擇得蒙駭如臣者苟充其位臣竊爲 清朝惜此舉措也若使臣貪戀 恩榮冒昧承 命周旋羣彥之後出入 講筵之末則於臣身榮則榮矣及至 臨筵顧問之時左右視而不能對論思獻替之際贊一辭而不能得事到面前瘡痍百出而後雖臣擢髮粉骨何益於 朝廷之羞辱哉此臣之所以忘疎賤而干鈇鉞不得不仰首哀鳴者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由中之懇亟許改正臣職名以重清選以安愚分仍 命有司治臣違

命之罪千萬幸甚今臣以眇然新進固不敢煩恩至此而竊自托於君臣猶父子之義敢將區區螻蟻之微悃仰暴於 慈覆之下死罪死罪臣無任兢惶悶迫屏營祈懇之至

玉堂進農家十二月圖劄

伏以前冬臣等講豳風七月之篇 聖上臨文感發反覆討論又 教以嘗作一屏置諸左右臣等私心喜幸有以見 聖上至誠憂勞不敢遑寧之盛德也入侍大臣因請以吏曹判書李翮家所藏我國農家十二月圖進備 睿覽蓋爲其古今異宜土風不同

也自 上卽 命取入更令本館移寫以進臣等看  
檢校讐刪煩補略繪事纔完今始投進倘於 清燕  
之暇頻加 省覽使艱難勤苦之狀常在目前哀傷  
惻怛之念不間須臾則驕矜逸豫之私自然退聽而  
子惠懷保之恩可以下究豈但爲一時觀玩之具而  
已也豳風無逸之意不過如斯苟能推此以往深知  
小人之依則 國家長治久安之業恐未必不基於  
此也是圖也逐月叙事尤有關於知天時授民事而  
然其良田樂歲服力耕斂之事多水旱飢饉顛連溝  
壑之意少此則 聖上澄察之際可以反隅處也近

年以來咎徵恒若連歲阻飢荒疇敗廬在處皆然歲  
時進醴非所敢望而耕播鋤耘不盡其力生理斷絕  
怨詈朋興張栻所謂西周之民相與咨嗟詠歌服習  
勞苦者不可復見於今日矣爲民父母寧不盡傷更  
願 聖明深念于此也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近密未  
嘗以生民疾苦拳拳開陳導 聖上如傷若保之仁  
反以寂寥數語冀幸於依倚畫圖之間斯已末矣而  
區區憂愛之誠有不能自己者茲當進獻之日略陳  
所懷惟 聖明裁幸焉

玉堂應 旨劄

政齋集  
伏以臣等伏見 備忘記十行細札哀痛丁寧上畏  
天警下恤民隱臣等奉讀未半感激嗚咽繼之以流  
涕也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近嚴蒙被 異渥亦有日  
矣苟有所懷豈待 求助之日而惟是學識蔑裂才  
智淺短不能隨事匡救指陳得失以消咎根罪合萬  
死嗚呼自 聖明臨御以來連年旱荒民生大困陰  
虹貫日大地震動其他可駭可愕之變無歲無之及  
至今日妖星再見大風拔木北關之水漂沒城郭臣  
等不敢妄引傳會指是爲某事之應某事之徵而只  
就此驚心慘目者而言之决知其非流行代有之災

也未知 國家有何大失而上天之譴告若是其切  
至耶臣等私心憂懣反覆思惟有不能無憾於 天  
地之大者故不勝憂愛之惻敢獻芹曝之誠謹此條  
列于下惟 聖明垂察焉其一曰立 聖志夫志者  
萬事之根柢也古昔帝王圖王圖霸各隨其志之所  
在莫不有其成效且雖以匹夫之微亦必曰有志者  
事竟成况人君居天下至尊之位受祖宗艱大之責  
可不先立其大志以成其事功哉恭惟我 孝宗大  
王當國家危弱之際奮大有爲之志一意振勵無少  
沮撓其時臣願命先祖故相臣敬輿嘗上劄戒 上

作事無漸留心功利 上答之曰寡人斷絕嗜慾而夙夜焦苦欲見小利者非不知功利之爲末而誠以至痛在心有日暮途遠之意故也似此志業可使千古志士披血而扼腕也當時 國勢駸駸有陽復之望而不幸中身大業未就然而至今左海之人知有君臣父子之義者果誰之功也自是厥後人心狃於安常此義寢久而寢忘雖難遽論於今日而只恨聖明春秋鼎盛邦內粗安席 祖宗重熙之業有山海千里之士苟其志之所嚮何事不成何功不做而奈何委靡頹惰志業靡定使 國勢日趨於陵夷之

域而莫可挽回也伏惟 聖明夙興夜寐臨政願治八年于茲矣未知 聖志之所向果安在也將以爲國家之興廢由天無容人力於其間耶抑欲苟冀時日偷安於目前耶不然則何無大奮勵大作爲而因循塗轍恬不知變也臣等妄意 聖明非無願治之意而徒以 聖志無所指向悠泛之習纏繞難祛雖有善端不能因其端而擴充之雖有善政不能推其類而畢通之使乾剛不立萬事廢墜使羣志不一精神不通偷安者無以警其惰作事者無以成其功朝著之間氣像渙散施措之際政令不一以至 國計



民事莫可收拾之地寧不寒心臣等又不敢知 殿  
下以爲 祖宗之深仁厚澤滲漉在下我雖不振作  
於今日亦何可遽至危亡恃此而無恐乎抑以春秋  
鼎盛來日可待耶嗚呼 國勢一去則大業不可保  
矣日月逾邁盛年安可恃也此臣等之所以夙夜憂  
歎者也伏願 殿下必以古先哲王之興衰撥亂迓  
續景命者爲志奮發振作策勵羣工一意不撓期回  
大業則豈不有光於 烈祖也其一曰勤 聖學講  
學之說前後諸臣固已陳之且以 聖上明睿之資  
其於端本出治之原用功着力之方必已瞭然於心

目之間矣臣等不敢復爲覩縷而第念人主之學不  
但在章句口讀之間而已必能深體聖訓明其旨趣  
然後可以反之身心叅之事爲以辨義利得失之幾  
矣必能熟講精思不耻下問然後可以啓發其聰明  
開導其志意以會衆說而資啓沃矣近日 聖上日  
御細氈常加緝熙之功光明之域指日可造而然而  
臨筵講讀不過一遍音義而已未嘗有問難論辨之  
事臣等固知 聖學高明無可取資於如臣等孤陋  
者雖然凡人雖敵以下相待之際彼必開心腹見情  
素接慇懃之歡然後此可以盡所欲言者而情意無

間况人君至尊也臣下至卑也以至卑也而挾孤陋之嫌以至尊也而尚簡默之嚴則是其上下之間誠意之不相孚也固矣 殿下若於 臨筵之時雖聖心之曾所曉會者必賜叩問反復探討旁及古今興衰之迹生民困悴之由和顏降氣酬酢如響則今日諸臣雖甚蒙昧亦豈無感激興起畢陳底蘊以備顧問之萬一者乎其與婦寺之常在左右不啻有間矣惟 聖明留意焉其一曰收民心民心向背國之存亡係焉良由朽索古今至戒可不懼哉鄉者六七年間奸臣擅弄 國柄生民之塗炭極矣更化之後

世道一新深山窮谷之人莫不懽忻相慶有若執熱而濯清風也當此之時 朝廷苟能長慮却顧懷保子惠則順民心而鞏 國勢如反掌也有司之臣不能仰體 聖意恤小費而棄大信議變通則致騷擾民志靡定怨詈朋與權謠之聲變為蹙頞之歎矣可勝惜哉至於嶺南儒布之議是大臣重臣之所經度者而臣等竊以為不可也 國家果慮庠序之政勸懲無方一出於豈弟作人之意則可也今則不然戶布軍籍之議沮而不行則復出此下策將以藉虛名而享實利也菁莪樂育之方恐不如是也此事雖非

卽今所舉行者旣已 詢問道臣又請待後頒行則  
不過爲次第事耳是以臣等敢爲先事之言伏乞更  
詢於輔臣速示還寢之意使一方羣起而魚駭者復  
得自安焉且各衙門諸官家屯田柴場益盆漁箭之  
弊前後論之者指不勝屈 殿下想已稔聞而深知  
之矣 殿下如欲因循故常苟且姑息則已苟有革  
弊保民之志何不於此等難斷處堅定勇決以除生  
民之大病以祛 國家之大蠹耶嗚呼庚辛之變古  
今罕有死亡飢餓民失其常性而自是以來年比不  
登流離者未還蕩殘者未蘇畢竟無所歸咎則日夜

之所怨咨者只在於 國家而 國家未嘗以仁恩  
實惠大慰其心彼愚下之民亦安知徵歛之猶前非  
國家之得已號令之多門不盡出於 君上而不怨  
且疾也今日收民心之策只在於革弊政明大信無  
爲苟且纖嗇之論所撓奪也且生民之休戚尤在於  
守令之賢否一守令之不得其人而百里之內獨被  
水火其所關係豈不重哉三百餘州縣固難盡得其  
人其所調補者不過出於積仕陞遷之中而初入仕  
之類不甚慎簡仕路之混淆職由於此矣至於西路  
守令則每以麤悍武夫及白徒賤流與其道內善爲

謀利者差遣全無揀擇之意未知關西一方獨非  
王土 王良而 國家之待之也如此耶嗚呼得民  
心斯得天心良心悅而天意享矣 殿下苟能因此  
警懼大布德惠革弊政而簡字牧以爲永固邦本之  
地則時雨之化四方鼓舞矣其一曰崇節儉古人云  
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蓋天地之生物有限而人心之  
意欲無窮上之人苟或取之無節用之無度則雖竭  
天下而奉一人猶患不足以至於浚膏血而致喪亂  
可不深戒之哉近日奢華之習日甚一日第宅服飾  
競尚宏侈昏喪過制宴樂紛紜巨室之所爲一國之

所慕效下至京中吏胥間巷庶民莫不衣輕煖而食  
肥毳將至貴賤無章等威不分人心之陷溺如此不  
但爲一時民窮財竭之憂而已也然此豈特巨室之  
故也 殿下苟能躬行節儉先自宮禁導率以誠痛  
加裁抑則風草之化大小孰不砥礪乎臣等固知  
殿下亦嘗留意於不殖貨利之戒而竊見 殿下必  
於內司之用度每患其不足雖係軍國之重者有不  
暇顧焉所謂內司用度不過宮中服飾左右宮妾之  
費而已臣等之所期望於此時者只欲 殿下有大  
布大帛之儉必以 祖宗艱大之業爲已憂而今日

殿下之所常憂者惟在於私財之或匱他尚何望嗚呼衛文越踐當蕩敗創殘之餘徒以克儉克勤能成恢復之業况今國勢猶未至於漕丘會稽聖明苟以此爲心則他日所成就豈特衛越之一時富強而止哉頃日憲府之請寢公私營繕也殿下以公主第宅幾盡完役不許停罷臣等竊不勝慨然也主家窻戶之有所未完固是至微至細之事人君之遇災警懼實古今莫大之義而在今日尤不容少弛者也聖明不察大小緩急之分徒以親愛之僻有所偏係其何以率下而化俗也况伏聞主第之未完者

不特窻戶而已方豎柱而未及完役者尚數十餘間其他堦砌等役亦且浩大董事之人方且加集工匠必欲及完於今月云然則此輩必上欺天聽使今日仰承天戒之意有所未盡誠可駭然且伏聞以此營造之役前後調發刷馬於京中者多至五千餘匹有司之臣至於請對陳稟而聖明只許稍減其數坊民之役本來偏苦當此荒歲固宜優恤而况主第營造本非國家之大事臺臣之請罷又出修省之至意而殿下曾不少顧動民與役無異平時使禁斷之令獨行於閭巷惡在乎克勤天戒愛惜民力去

私累而示公正之意也臣等竊爲 殿下惜此舉措也伏願 殿下深省而改圖焉其一日嚴內治古今陳戒於君上者莫不以嚴宮禁爲第一義此實深遠之慮也宮禁事秘臣等雖不得有所聞知姑以傳播於外間者衆目之所覩者言之宮門之內或稱問安婢僕或稱內人親屬女人之出入紛沓莫敢禁呵別軍職之入直 禁中者與宦寺雜處無有防閑設使此輩皆周慎謹密深知溫樹之戒者固不宜濫雜如此况不過無識蹶張之輩問家婢妾之流乎且內乘乃外朝之臣醫官卽方技之人而或直召差備親承

傳教或出入非常獨定 御藥政院任喉舌之職兵房例管太僕則何可使一 命一 令不經於鸞臺鳳閣藥房主保護之責大臣兼管其事則又何可使內間所 御之藥獨定於醫官耶且伏聞宮女之數未有多於此時不但其怨曠之思足以上干天和其衣食供億之費亦必不貲矣竊聞 世宗朝宮人不滿百數至今傳以爲美事豈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且舊制宮人不得出外而近聞宮人莫不外置私家經營資產故柴炭雜物之進排於 禁中者例皆計直受價刀蹬之弊罔有紀極云此輩之事非外朝法

司所可禁斷傳播之說苟非虛妄亦宜嚴加禁戢痛絕此習也女謁之盛爲桑林六事之責則亦豈非今日之尤當深察者乎伏願 聖明申命該曹嚴門戶之禁嚴勅貂璫無得與外人雜處醫官之出入者傳教於內廐者悉令政院知之宮人之犯科者出付有司以肅清 宮省也其一曰闢言路人君深居九重聽聞不廣日接萬幾精神有限苟不廣開言路委寄耳目則是猶自塗其聰明也是以重華之聖而舍已從人成湯之德而從諫弗弗前古聖王未嘗以聖智自居而狹人也况德不如舜湯而惟求遜志之言

者乎亂亡之轍從古滔滔伏惟 聖明考鏡前牒必有以深察乎此而然而容受之量未弘用言之實無聞是以朝無謇諤之人世乏讜直之言士氣日頽循默成風良可寒心凡聽言之道可用者褒美而用之不可用者置之不用而已今則不然或有持論少似峻激論人稍涉過實者不徒嚴辭峻斥又從以久廢其身此所以言路之日塞也竊觀士之平居有憂時傷俗慷慨敢言者及其出身之後爵祿縈其身事勢掣其肘親知者戒其慎言疎外者笑其喜事固已不盡其素所自期者况人君挾雷霆之威防言者之口

前有厭薄之色後有廢棄之人則誰肯爲之盡言不諱自速罪戾哉不特此也 殿下卽祚以來凡係臺官之言雖遞罷之微事必屢啓而後從苟涉於諸宮家內需司之事終始牢拒以俟其自鳴而自息待臺閣之道豈容如是且人君必以言事者爲沽直要名此心先入而難祛故未免有億逆之私此實古今之通患也要名沽直之人固可惡也苟能先祛億逆之意俱受並容則骨鯁敢言之士亦將彈冠而至矣伏願 聖明留神焉其一曰正紀綱所謂紀綱者亦非謂嚴刑酷罰以立其威也只在於人主以公平正大

之心處事皆得其宜而擇得忠勤貞亮之人托以腹心之寄使百度惟貞也昔裴度言於其君曰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徒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朝廷苟以公平正大之心黜陟刑賞一付公議舉直錯枉毋使一分私意叅錯於其間處置常得其宜則何憂紀綱之不立乎今日紀綱之不立專由於私意之害公道而 聖上不能以公平正大之心照臨於上故一時舉措不能明白的確馴致於大小減公紀綱解紐而不自覺察可勝歎哉臣等每見 備忘記之下必以克祛已私



同寅協恭策勵臣工甚盛意也凡天下之事不公則私毫釐之間分界甚微苟不明辨而洞察之則私邪之乘間抵隙者未易克去可不懼哉惟在聖上隨處體念凡思慮事爲之或涉於私者一切割斷以是表正於臣隣嚴其黜陟苟有以私害公者雖公卿貴戚無少饒貸則臣下之秉心公正者得以盡其公畏威寡罪者可以革其心而舉一國而措於公平正大之域矣且臺官紀綱之所係而今者朝拜夕遞如閱傳舍是以其選頗雜或有非其人而猥廁者其言論風旨不足以厭服上下則上下輕視而臺閣之風

墜矣人無忌憚而濫僞之習肆矣處臺閣者亦無盡責之意而徒懷速遞之心故久任之議前此多有言之者而徒以規例之難革尚此因循識者之歎惜久矣請令大臣與銓曹定爲條限講定久任之道使耳目之地皆得一時之望而紀綱有所係也其一曰求人才一世未嘗無了一世之才而上之人求之不誠則士不能自至是故古昔明王至誠求之誠意交孚或歎相見之晚自結爲知己此所以顛倒英豪建立事功者也今也求賢之禮不備用人之路不廣臨政補窠每有乏人之歎尚何望濟濟以寧之效乎士之

側陋無聞者固未易進用而卽今家髦遯荒久無幡然之志賢士退藏不膺束帛之招是  聖上禮賢之道猶有所未盡如渴之誠猶有所未孚也惟願  殿下益篤誠禮以期必致與之共天位而治天職焉則其於裨補  聖德貴飾治道豈曰淺尠哉且國家儲養人才之道只在於學校而近日學校之政教養無方居館學者不過爲就哺決科之計未聞有經明行修爲世所重者師儒之官亦無以訓迪爲已任者至於陞補旬製不過勸課詞章之末務而亦不以時誠可慨然童蒙之設教官其意有在曾在數十年前士

夫子弟多聚教官之家教官亦多老師宿儒禮曹頻設考講以爲勸課之政今也此亦墜廢請令該曹申明勸課之政使蒙養有素則亦振作人才之一助也其一曰飭戎政  國家自中衰以來兵政無統  國力已弊於平時之養冗兵今雖不可一切釐革頓復舊制前後論兵制者只欲稍減輦下長征之兵少紓國力者誠不易之至論而外方軍政之不修亦不可不慮也况今災異疊見而彗星風變俱係兵象前事可徵頃日  聖上臨筵下教亦已有此慮矣伏願申戒外方將兵之臣撫摩教鍊之方務盡其道俾不至

如前疎濶也且我國環海數千里風寒不止數處而舟楫四通防守誠難近來海防之疎虞甚矣嚮日許沙之事良可寒心竊聞廟堂方有講究之議而若不夫段着力難責來效亦令廟堂速議變通無或玩愒也且峙糧之策 聖教誠然矣第年比失稔民力已窮大農經費常患不足固無善此之策而昔宋祖發內帑助軍需甚盛舉也 聖上亦宜捐出內司之財以補之使各衙門稍有餘羨者量宜取用則可以助其萬一而且益盆漁箭之折受於各衙門諸官家者亦盡革罷令道臣勾管寬其稅規以助軍國之用則

私門無擅利虐民之弊 國家有一分得力之地矣並令廟堂採施焉今臣等所條陳者俱是陳言而其

論斥李玄錫疏

伏以臣於昨日伏見右承旨李玄錫疏本以其曾在嚮日亦叅領府事宋時烈安置之啓今以禮房承旨勢不可供職於禮待時烈之時至曰臣心有內不自得者看來不勝駭然之至嚮日羣兇充滿邪議橫流苟非卓然守正者其能自拔於頽波者蓋幾希矣今

日 朝廷之所以滌瑕收用置之於近密之地者亦甚寬大之意也在玄錫之道固當感 恩畏義圖革其心而今乃肆然投疏語意不遜顯示不平之意可謂無所忌憚矣嚮者六七年間其所以矯誣濁亂馴致於無所不爲者何莫非此輩戕賢病國之罪而今且不悛猶不忘躑躅之心誠可痛也况玄錫曾在玉堂亦與儒賢同入 筵席拜前習講何所不爲未知其時何無一語及至今日始乃不得於其心耶尤未可知也今者 聖上克篤誠禮纔致儒賢此輩苟有嚴畏 朝廷之心豈敢以如此言語筆之於上達文

字乎其疏雖未上 聞恐不可掩置而無所懲治使國綱不嚴而 聖上尊德樂道之意有所未盡也臣既有所懷不敢不陳伏乞 聖明垂察財處焉

乞暇還朝陳沿路所聞疏

伏以臣伏蒙 恩暇徃省母病感激 殊私無路報效昨者連日入侍幸近 耿光臣所經過兩湖圻甸之間道路所見聞亦不無可達於 宸聽者而第終日 出臨酬酢已勤及至罷出夜色又深恐勞 玉體囁嚅不敢而退區區一念耿耿終宵不得不終自冒陳惟 聖明留神察納焉今年灾荒之慘兩南爲

甚傍湖之地千里蕩然沿海諸郡被灾最酷蓄儲罄竭公私赤立大小字牧之臣無以措手加以時氣失常癘疫漸熾點雪不下麥苗已傷前頭之事念來於悒卽今饑餓之民尚能忍此須臾得不顛連於溝壑者實賴 國家蠲役減租之大恩愚下之氓亦且知感而然而騎步兵上番之類獨未蒙惠徵督猶前雖緣事勢之在所不已而均是濱死之民豈能無偏苦之怨乎其情誠不可不察也竊念騎步兵上番之制實是 祖宗朝良法美意今難容議於其間而始則以宿衛京輦之兵今直爲奴虜徭使之役固已大謬

於本意矣每當番次戶首徵六疋布於三保以備行資留糧而自補其大半不足者就點於兵曹則兵曹擇其中老弱不合力役者納布五疋而歸之此與立番兩月者苦歇懸殊故行賂胥吏競相圖囑耗費倍蓰其弊不可勝言前者本兵之臣請令各邑擇其中壯實者上番而收老弱之布直納於京中此甚矯弊之好意而外方尚無聞知未知其間有何曲折而不卽頒下也臣之愚意則今雖不可遽減其番以解其偏苦之怨若自明年正月限以秋成勿論壯實老弱各自其邑並收其戶保之布八疋而依精抄軍布輸

納之例除出馱價於元數中直納京中京中各處徭使之軍盡數雇立則縱不能均施大惠庶可以安頓室廬少紓行役勞費之苦本兵用度亦稍有餘羨此所謂公私兩便外方民情莫不皆然實爲荒年懷保之一大仁恩也乞令該曹商確善處焉且臣行過振威地見官差數人捉一老盲前梓後驅冤呼頓地臣問其所由則答云今年還上盡力備納而戊己南漢之米尚未償官推捉日至屢被牢囚今雖剥膚無以辦出聞來極可慘然今年圻內雖曰稍稔水旱風霜何處不然而新舊徵斂無異樂歲大非 朝廷軫恤

圻輔之政而况此疲癯殘疾王政之所當先者乎甞過行路所見如此窮閭蔀屋愁歎可知而且聞圻內諸邑當年分給幾盡徵捧云亦願特 命廟堂稟議停捧以保圻民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玉堂請留儒賢劄

癸亥

伏以昔在萬曆庚辰 宣祖大王寢疾新起思見先正臣李珥 諭旨激切珥感而承 命入對 上前曰 殿下嗣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今 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初服 殿下須堅定求治之

志收召俊又委任責成庶可有爲臣等每閱遺事未嘗不三復感歎曰 聖祖好賢之誠不間於疾病之際賢臣納約之忠深察乎可爲之幾是可以垂法於王家而責勵於後人也近日 玉候違豫舉國憂遑上下大小焚灼祝禱幸賴皇天 祖宗陰騭在上曾未幾何遑 臻平復 國家之慶振古所無此誠天心克享之端邦運回泰之幾也羣情欣欣咸以爲聖心易以感發於此時賢士必當彙進於此時朝論之不一者政化之難通者皆可一變而新之耳相與想望而期待矣伏聞奉朝賀宋時烈昨日登對之後

卽向城外仍尋歸路臣等不勝缺然之至自時烈致仕南歸之後 聖上有寤寐之想士林無矜式之地幸茲奔問於驚憂之日出入於起居之列 靜攝之中想必慰悅同朝之喜有不可言今乃一瞻 耿光便出春明是必以 聖疾無復可憂行止綽然有裕不肯遲留於都市之間遽決此浩然之志也然竊伏念時烈此來蒼顏白髮已迫大耋之年他日復來固未易期其豈無追惟 舊恩眷顧 明主之意而若是其望望者亦豈不以 國事日益委靡世道日益艱危平生之志恐未得伸於今日也耶此則 殿下

尤當惕然自省處也伏乞 聖明深追 聖祖好賢  
之意諭以先正出處之義益篤誠禮挽回其行仍致  
在野數三儒臣與之疇咨講求以行李珥之所以告  
於 宣廟者此其時也惟 聖明之留神焉

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立朝以來無一善狀蒙被 異渥既乏絲毫  
之裨奔走四方未效筋力之勞徒費廩粟媿懼恒深  
頃授北幕之任出於例次之補顧臣私情誠有所不  
忍而其在分義不敢圖避掩抑悶泣方將絕裾而行  
矣不圖大臣諒臣情理入陳 前席 聖上推仁體

下特許遞改事非法例 恩出稀世非臣糜粉所可  
仰酬以臣私分固宜益殫精力思效涓埃今當 新  
命之下亦不宜有所煩瀆自速嚴誅而第臣中心不  
能自安而徒事貪戀人言又極嚴截而不少顧忌則  
微臣一身廉隅固不足恤而其如辱 清朝羞當世  
何哉此臣所以不敢冒昧承 命而終自疾聲呼籲  
者也念臣賦命險釁早失所怙永抱無涯之戚而兩  
家俱有偏母疾病憂患相依爲命小有離違輒致憂  
傷臣每見他人之父母俱存者未嘗不合恤掩淚竊  
自悲悼也顧臣事勢晨夕護養之外固無暇於他事



而早竊科名既是意外冀沾寸祿以慰親心徒以家  
世子弟猥荷 聖朝拂拭周流於言議之列濫冒於  
銓衡之末歷遍華顯若固有之而及至關塞之行少  
涉勤勞則輒以私情而獲免縱無人言臣亦知媿一  
懼一感無所措躬况伏聞伊日 榻前憲臣重臣力  
陳其不當至以 朝家之紀綱爲憂人臣之分義爲  
言臣誠惶悚震慄不知死所蓋近日北幕之曠闕已  
過數月而再三遞易終致紛紜泛聽驟看孰不爲駭  
言之者既已據法陳達則當之者只當受而爲罪以  
謝公議縱蒙 聖明寬大之恩尚道厭避之律亦何

敢更入朝端揚揚若平日乎且臣尤有所瞿然自訟  
者以臣一人之故終使 國綱日頽臣節日衰而餘  
波所激咎及他人是豈臣平昔區區之心素所自期  
者哉然而事形適已若是公議又復若是 國家亦  
宜明示典刑以警具僚今日 恩命之誤加恐非所  
以礪廉敦俗之道也臣雖重被誅責萬無冒沒供仕  
之理而適於此際 召牌下降臣之情勢如右所陳  
徊徨悶蹙竟未祇赴揆以分義罪合萬死伏乞 聖  
明曲察臣萬分難冒之狀亟許鑄削臣職名以安微  
分以謝人言仍 命有司治臣違慢之罪不勝幸甚

乞郡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猥以無似過蒙拂拭歷踐華臚昵侍帷幄絲毫無補醜拙百出而前後塵瀆輒多私懇幸賴 聖慈每垂愍察臣常感祝媿懼交切誠不宜更有陳乞益增罪戾而竊伏惟念君臣猶父子也子之於父疾痛苛癢宜無所不盡其情今臣抱至情至懇囁嚅不敢陳者久矣而終不能一伸於 孝理之下是臣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茲敢不避煩猥冒死呼籲惟 聖明矜許焉臣賦命險釁早失所怙兩家俱有偏母而臣所後母窮獨特甚依賴爲命者但臣一人

家故貧甚菽水屢空臣又早出仕路奔走職事甘旨之養不能自致衣食之事反貽母憂金馬承明縱爲榮耀有母尸饗竊自悲歎加以臣母喪禍餘生憂哀傷性病與歲深衰謝已極而荒年契闊并日蕭然桂玉之憂添一疾病荏苒時日反哺無期臣每念至此中夜彷徨怛焉驚心臣之情理寧不戚然如蒙 聖恩畀一縣印宣力之餘得以備養以伸烏鳥之至情則其曲費鴻私母子銜感豈臣殞首所可仰酬也哉臣身在內旣無裨補分憂亦重豈曰能之而如得殘縣竭此駑鈍則庶可以服習吏事撫摩疲氓視今之

優游華省徒費廩粟者必有少效是臣之圖報涓埃亦似有地矣伏覩 聖上孝思不置仁覆罔偏朝臣之以親乞恩者皆蒙準許瞻聆所及孰不感歎今臣之情庶蒙 矜察此臣所以恃 父母之愛而忘鈇鉞之誅者也伏乞 聖慈俯諒寸草微誠曲加哀憐捐一弊邑俾遂至願不勝幸甚臣於陳情乞 恩之章不當有所贅陳而職忝論思既有所懷不敢不陳焉近日 玉候違豫停 筵已久緝熙之功將有間斷之慮矣中外之憂孰大於此況今寒威尚嚴尤妨於 引接臣子之情莫不欲 殿下深居靜攝日就

萬安之地而不敢有所煩請然 聖上若能掃去煩文一切簡易則雖有 引接必不至於煩勞 聖躬賜坐於臥內咫尺之地使講官從容諷讀 聖上或坐或臥休息而聽之不必成音受讀而講論文義之外或咨訪治道確論古今則其所浸灌會意者必不無少補矣且伏念 聖上方當在疚之日又在不豫之中哀疚之念日鑠其中微風乍感亦皆作苦憂惱溼鬱無可導宣宦寺之外無定侍奉血蒸心志之底壅理所必至若於如此之時卽賜 召對則發舒心神廣益聰明陽剛日勝陰沴自消亦必有益於節宣

起居之方矣深願 聖明留意察納焉臣於前秋奉  
使湖右歸聞 朝廷有所未盡湖民之飢餒濱死者  
未蒙一視之 恩此誠臣之罪矣伏聞沿海地方被  
災最酷者五六邑已因臺臣之疏蠲減之政一依他  
道此則今無可論而如西原燕岐之界七八面洪州  
之邊海五六面公州之東面俱是赤地而以其邑大  
或有稍稔之地故未免混視不復區別矣今聞湖南  
嶺南則大邑之分面差等者亦多有之云而湖右數  
邑之民獨以臣之不曾詳奏未蒙此惠畢竟怨詈之  
歸應在於 國家亦願 聖上亟命有司治臣不職

之罪 詢問道臣使之區別啓 聞以均大惠也且  
臣伏見備局宣惠廳覆奏臣別單之啓有量減該道  
大同之議矣卽今春節已屆徵督之期不遠該道租  
案亦必上來誠宜速賜區處以濟一方亦令該廳從  
速舉行也臣無任瞻 天望 恩兢惶祈懇之至

玉堂應 旨劄

伏以人臣之進誠於君上也必皆曰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萬民此固漢宋以來千百年相襲之陳  
言也然而天下之事未有不正其本而齊其末者雖  
使論極皇王識周治亂之士苦心竭慮而索言之亦

不能外此而他求誠以君國子民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今豈可以陳言而忽之不復體行耶臣等請以是說爲 殿下縷縷陳之惟 聖明垂察焉臣等竊覲殿下仁孝出天英明蓋世留心典學銳意求治斯實近古人辟之所未聞也而奈何 臨御以來治效未著病敗百出水旱飢饉無歲無之以至今日危亡之勢迫在目前而莫可挽回耶臣等蒙愚無識莫曉其故反復思惟無所歸咎則私自過憂曰無乃吾 君萬化之源或有些未盡正不能昭格于仁天致此難救之灾害耶是必有所由然也仰惟 聖上博洽經

傳問學日將其於端本出治之原正已率下之道必已瞭然於心目之間而顧念人君生長深宮養安房闈固未嘗動忍心性增益拂亂而又未有莊人正士之朝夕規戒者則幽獨得肆之地孰從而警省之以起其怠惰放頓之心哉夫如是故必須十倍其功加致其力然後乃底於昭明廣大表裏洞徹應事接物鑑空衡平仁民愛物惻怛懇至隨時隨處真實無妄上可以感回天怒降之百祥下可以協和在廷安保黎元矣今 殿下燕閒幽獨之時非臣等之所敢知也以 殿下措之於事爲之間者有以知 殿下虛

明之體猶未免係累也宮庄內奴之事每加偏護籠  
頌 恩澤之費常歸過濫終不覺其耗財而病民是  
豈一公府去私累之道也喜怒易形辭氣太露四方  
聽聞或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矣陽剛不足立志不  
固權度不明是非易眩政弊而不能通俗弊而不能  
變發號施令朝夕改易良無定志怨詈朋與士無定  
論爭端屢起委靡擾攘無所止泊駸駸之勢日趨陵  
夷嗚呼是 殿下一心有些未盡正者而流弊之極  
已至於此豈不大可懼哉朝廷之上私意橫流議論  
多歧精神渙散情志不孚互相詆排無復顧忌此誠

今日臣子之罪死有餘責嗚呼朋黨之習是我 國  
家百年痼弊只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嚮者六七年  
間黨人用事末流之禍終至於戕害忠賢 宗社幾  
危思之至今毛骨俱悚幸賴皇天默佑大化更新嚮  
之出入於刀几鼎鑊之間者乃復茅茹彙征於廊廟  
臺閣之上庶幾同心一力扶 國脉於旣斷之餘振  
士氣於斬伐之後以彰 聖朝平明之治矣不幸因  
事爭勝自生疑貳中間浮議從而煽動三數年來囂  
囂訛訛一事纔了復生一事好之者直前扶護惡之  
者極力詆斥心疲力竭何暇他事若使今日諸臣回

顧嚮日之禍孰不惕然驚心以爲爲國爲身之圖哉是必以爲一時之爭論寧有他憂好勝之心不能自已也誠不知涓涓之流終至滔天而逐鹿不見泰山古人已有深戒也然今之所以紛然相角者細究其本不過爭小是非大不關於宗國生民之憂者其所參差小異者亦不至薰蕕冰炭之不同也且其睽異不久未爲浹髓淪肌之論及今調和誠易爲力若復因循不變一任其紛鬧則竊恐睽者愈睽而離者愈離又有小人者乘間伺隙潛發於不虞畢竟國家終受其禍敗矣昔在宣廟朝東西分黨之初先

正臣李珥唱爲兩是兩非之論務欲調劑鎮定共濟國事而如金宇顥諸人偏係一邊蔽於私意以珥言爲非是而護其黨類其流之害以至于今根柢已固牢不可破此在廷諸臣所共聞而知之者莫不追惜珥言之不行痛恨於宇顥輩之暗懷而不思懲創反蹈前轍其亦咄咄怪事若使公忠如李珥之人出而當此世亦必以極力保合爲當今第一義耳只恨今日朝廷難得其人矣雖然殿下若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於上至誠開導處置得宜則一時在上之意旨卽羣下之所趨向豈無秉心公正之人爲殿

下任此事者乎世降衰季人心消薄尊賢尚德之風久不聞矣然苟有賢德之士而人君能信之篤任之專不爲浮議讒說所撓惑則必能自任以當世之責而不變汚俗也在易屯之傳曰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目今時勢可謂極屯亂無餘地矣濟屯之道亦必如此而後可成而所謂輔助之人今不必遠求 殿下之所嘗致敬盡禮而負重望於當世者豈非其人乎今日 朝廷之所共慕仰者無如奉朝賀宋時烈而退處經年尚未造朝其他旌招之士亦皆遜于荒野無意重來 殿下若能益加誠禮

期於召致則士林知所矜式而論議自歸于一矣昔先正臣李滉之退歸也李珥以書留之曰假使明公不窺 闕門若在京師則士氣自倍望治有期臣等之有望於今日者亦猶是也嗚呼朝廷者四方之本而萬民之所瞻仰也朝廷和泰聚精協心則裁成輔相之道成而生民蒙其澤矣今則反是民生之愁苦幾乎置之於相忘之域矣加以各衙門征利之弊日以益甚東西轉販籠絡貨財農商失業道路咨嗟諸軍門各專旗鼓名色愈多搜括益急屯田廣占俸民皆歸或一邑之土五居其四土着良民偏受其苦不



但此也近來 朝廷之所以崇獎任使者類多俗吏  
拘文法任殘酷者通明經術豈弟慈良之士絕無一  
二則其害及於民怨歸於 國自可知矣且畿內守  
令半爲醫技雜類循次例補之窠字牧民社之任作  
一酬勞之資良可寒心困悴之民安得不怨咨而聽  
卑之天亦安得不警告乎凡此數事實爲近日生民  
之極弊而苟能調和士流保合朝著則大小上下精  
白一心夙宵講究使頽綱日振弊法日新利源自塞  
殘暴斂手而民有樂生之心矣雖然保合調和之道  
不待他事只在 殿下始之於幽獨隱微之際行之

於聽言斷事之間莫不必誠必謹建其有極耳古語  
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是以豚  
魚至微也匹夫致其誠則能孚其信天地至大也勇  
士厲其氣則能變其精况 殿下撫盈成之業居至  
尊之地苟其誠之所至將使天地交泰萬姓俱歡區  
區在廷之臣顧何難以一言感之也今日臣子雖甚  
無狀皆是談先聖服儒冠者又是世祿子弟俱蒙拂  
拭之 恩者則必將改革心慮涵泳 德意共囿於  
和平廣大之域矣上下交修共貞其心一以誠小民  
祈天命爲意孜孜不已則仁愛之天豈不回怒於上

而至誠所感未有不動者矣嚮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萬民者正在於此決非無實之空言也嗚呼憂虞溢目亂亡將迫今日可言豈宜止此而臣等之徒以是拳拳不已者誠以正本齊末之論自當若是伏願 聖明毋以掇拾陳腐輕視其言也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近密苟有所懷何待求助而才智淺短學識空疎悠悠汎汎坐度時日尸素之罪已自難追乃者求言之 教至誠惻怛臣等豈不欲竭心殫力以效一得而僚員不齊自爾遷就又於昨者致勤聖教辭旨警切責勵深至霜雪雨露何非至 教奉

讀慚惶繼以感涕茲敢不揆荒拙略陳孤陋之說以效芹曝之誠惟 聖明亦勿以前日之罪反忽願忠之意也臣等不勝惶恐俟罪

擬上辭職論事疏

伏以臣庸陋淺劣百不猶人前後忝竊莫非 誤恩而乃復周流於論事諫諍之列是豈臣夢寐所及哉承 命惶愧若無所容在臣分義固宜竭蹶奔走而顧臣難進之勢又非但人器之不稱職責之難塞而已也母病沉綿長在床褥今雖少間苦歇無常加以臣重感暑熱咽喉腫痛久廢食飲神氣余然實無望

陳力就列以供職事伏乞 聖慈俯諒病狀亟許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有所贅達而職在言責既有所懷何敢不陳焉伏見 備忘記有戶曹判書朴信圭帶職放送之 命臣竊不勝慨然也夫享祀郊社國之大事苟無誠敬難望昭格是以屠擊斬木於桑山鄭伯奪其官邑成子受服而不敬劉子知其不反古人之事神明而懲不敬也如此因敬忽而占成敗也如此嗚呼其不深可懼而大可敬也哉頃者 聖上親勞玉趾躬奠圭璧將事之臣固當溫恭肅慎致敬謹禮而失手傾俎雖曰無情

收覆薦進不敬孰大諳之慢神縱久原恕而彼敢以蔑蒙之見自擅於敬謹之地使 聖上惟馨之禮終有不潔之恨顧其罪奚可仍保爵位不異平日乎翼日甘露之降是 聖上誠敬之所格亦何與於執事不恪之臣而乃反諉以有勞以贖其罪耶此不但有乖於信賞必罰之道亦非所以致敬神明之意也况信圭之詣政院待罪也只以傾俎爲言而自掩其罪聖上初不知薦用不潔之牲及乎臺官之引咎也始明其實狀此亦豈人臣不欺之節乎今若苟然置之其流之弊將至於享祀不潔而神明不歆欺蔽日滋

而臣節不礪矣且臣伏念古今國家之所以有綱紀體貌者誠以朝廷之上有師師敬讓之風而士大夫不相陵藉也伏聞知事臣李端夏以信圭之不相待以同僚之誼投疏退去云臣於錢穀之政固所昧昧雖未知其事便否之果何如也而嘗見端夏以一切憂國憂民之意依古人積儲務本之論欲爲足食備患之計者要非自爲己利假使設施籌度之際或有未盡合於時宜者若其至誠爲國之忠則可質神明矣爲同僚者亦可協心共濟瀾漫熟講而不此之爲始則袖手笑看行關於外方而不曾止之終乃乘其

不在更不通問徑自沮閣曾不念朝令數變之爲不見信於下民只以廢僚議行己意爲能事是果敬讓之風而體國之誠乎况端夏之初上章辭職也信圭不少顧藉乃又肆然入對於前席其所陳達亦無逡巡遜謝之意有若癡少童兒之相鬪狠互長短於長者之前者其麤厲無恥貽辱朝廷甚矣今日國家紀綱法度苟有存者其何敢不顧國體恣行無忌一至於此耶聖上已知其非矣大臣亦言其不當而終無責罰之舉使之揚揚出入於廊廟之間而端夏則憫默無聊退廢於空山臣恐自茲以後強

厲無識者日肆陵駕巽弱知恥者益自斂退朝著之間但餘此等人而絕儒雅豈弟之風矣甚非國家之福也伏願 聖明並加財察必以明賞罰正朝廷者爲意焉

論事被斥陳辨疏

伏以臣因張善冲一事連章瀆擾極知惶悚而昨伏見大臣劄辭及 聖上批旨臣之所論盡歸爽實是臣當伏妄言之誅矣只宜縮伏俟罪而職忝邇列理難冒居不得不仰暴事狀冀蒙 譴斥臣罪萬死臣竊伏惟念執法之論常在於臺閣原情之言每出於

廊廟大臣之斥之以已甚 聖上之教之以切迫臣亦不敢自明以傷 聖朝忠厚之至意也然而事有不可不明言有不可不盡者則臣安得默然而已乎賊臣興立後變名景立而以廢朝將兵之臣有功於仁廟反正時者也甲子之亂以水原防禦使領軍遮截於臨津兵未交鋒盡令潰散呈書賊逆請入其軍其時臺官及大臣重臣極論其罪狀至謂之叛賊及其自斃推問於水原將士得其實狀 命削其勳若考諸政院日記則可以得其詳也 國朝待勳臣甚厚非大逆則未嘗削勳如張紳金慶徵罪至於死而

猶在勲籍削勲之典獨行於此賊特以癸亥之事不舉緣坐籍沒之典耳如近日諸賊中元老獨以上變之故不施孥戮之刑而只削其勲仁廟之處興立不過如是矣未知日後元老血屬亦當以此故厠跡於仕路耶如使此賊一有寃狀如李元翼尹昉金瑩張維徐渚等諸名臣以當時耳聞目見之人加之以叛賊之名而曾不顧惜耶到今四五十年耳目既遠之後以其未及正刑之故爲其子孫者乃敢蔽遮隱覆揚揚出入於朝班則又從以謂之當然乎雖有他子孫之妄忝朝籍者不過朝家之一不察事耳然

則興立與德仁昌炫與善冲恐無以異視也至於罪死人之子本無不可仕之義則臣於昨疏略陳臣意之本不爲此而發矣今不必更陳而人臣固無讐國之義亦何敢稱讐於執法之論乎但今有人其父犯罪當死爲有司者執而殺之爲其子者雖不敢稱讐於執法之人若事過之後奔走出入於有司之門則不可不謂之忘親忘親則便是名教中罪人也張紳受罪之時卽善冲長成之年其時論議事機自是其父之生死大關寧有不聞不知之理乎其時兩司按律之論閱月而停玉堂之官劄請必殺又斥其停終

致其死爲紳之子者亦當與此家子弟交遊往來不異他人乎若謂善冲不知而爲之云則是全不致意於其父之死生也知之而爲之則果是能忍於父子之間者謂之忘義而得罪於名教者恐非過當之言也若其出處去就則臣已陳列於前後疏啓而此則在善冲特其薄物細故耳設使善冲雖有難洗之累果有至行偉才可以見孚於一世則拔之滓泥之中略其世累而用之亦何不可而善冲之處心行已一如臣前後所陳 朝廷果何所取而必以是凶逆之血屬污穢於朝行耶然而知人固未易也夫臣初疑

其有實才而薦之則雖略其世累可也及見其處心行已而臺臣舉劾則論世累而請棄斥亦不害其嚴截矣惟在 聖明之裁察也臣年少識淺不能周察事勢妄論一人紛鬧至此此誠臣之罪也伏乞 聖明先遞臣職仍治臣妄言之罪以安愚分千萬幸甚爲李允修所斥論辨辭職疏

伏以臣昨登 筵席適有所懷有所陳白得蒙 採納矣卽伏見修撰李允修疏本以臣所論謂之的是已甚之論反請收還 成命臣竊不勝瞿然而繼以駭惑也臣誠蒙愚淺劣無所知識而嘗聞古人之言

曰見無禮於君親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每謂人臣事君之義自當如是所以期望於一世而自期於臣身者無不如此而及見近日朝家懲惡之典日漸解弛黨奸陰護之論日漸熾肆心常慨然竊自附於有懷必陳之義不意同席之間又有此崖異之說也夫權大運閔熙之罪狀臺臣已陳之矣殿下亦以爲非有可恕也臣不必臚列而雖使愛護如同僚者曲爲之說亦不能明言其冤枉則人心之所同然者亦可見矣至於尹仁美則本非才望之可稱者而只以善道之子贈爵於既骨之後不過鑄始壽輩護黨

誣上之計而到今因襲置而不論則果合於包容廣大之道乎國家不幸百餘年來論議歧異末流之禍馴致於戕賢病國宗社幾危爲今日之臣子者固宜驚動戒惕改心革圖除惡而務去其本爲國家深遠之慮而今乃爲懷將心而脅君上者攘臂救解有若爲忠賢立節者然相繼而起其亦咄咄異常然臣旣被同僚之侵斥其何敢晏然於職次乎伏乞聖明亟遞臣職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玉堂論救李徵明劄

丙寅

伏以臣等於昨今伏見聖上無前之過舉敢請入



對得蒙 引接而 天威震疊言語拙澁既不能畢  
陳所懷又不能感回 天聽無非臣等持身無狀素  
不見信於 君父誠意淺薄無以匡救其闕失也反  
躬自省死有餘罪退伏移時惶愧采切顧念臣等雖  
甚無似未蒙 譴斥之前卽是居論思之地而有其  
責者何敢以一言之不槩於 明主自外於仁覆之  
下泯然抑鬱而已哉嗚呼言路之閉塞莫若近日大  
小遠近之臣曾無以一言爲 殿下極言竭論者今  
者李徵明乃以帷幄之臣適當求助之日預陳先事  
之戒自托無隱之義其言雖似欠於敬謹近於傳會

未免有狂率不審之失若原其情則不過思之太深  
慮之太過冀幸吾 君之致意於無可憂之時益謹  
其所可戒之地也自古虞治世怨明主之言類多駭  
聽聞於當時者亦復胡大罪也昔丹朱帝堯之不肖  
子也重華千古之大聖也益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以常情論之是豈可戒於大舜者哉然而大舜受之  
而不怒後世稱益以善戒大聖人容受之量固不當  
若是耶今徵明所告戒一句語雖語勢逼促太無宛  
轉之意顧其心則以爲 國家風化之源萬福之所  
基也雞鳴會朝之警流水游龍之戒不可不交相勉

勵云爾寧有他意於其間哉 殿下不此之察雷威  
遽下罪罰轉重喉司之臣一言效職而幽之於囹圄  
之中辭氣之間疑怒太過一言一事皆不出於和平  
霆霹交加氣象愁慘羣情驚駭大小奔遑蟻虱小臣  
一言妄發是何 國家之大事而以 聖上河海之  
量激惱至此耶嗚呼 國勢削弱危辱橫生頻年旱  
荒邦本將蹶今日臣民之冀望於我 聖明者誠願  
動忍心性嚴恭寅畏有以迓續十景命而今於此至  
微細無可怒之事遽有非常之舉噫嘻他尚何望臣  
等之所大憂者不但在於一事之過差一人之獲罪

而已伏願 聖上平心易氣忘怒反省勿以臣等之  
言徒視爲煩聒亟 命還寢前副校理李徵明削奪  
官爵門外黜送承旨申畢金斗明等拿問之 命昨  
今 傳教中未安措語一切收還以示 日月之更  
國家幸甚

玉堂應 旨劄

伏以臣等昨於陰虹貫陽之夕不勝驚遑震惕之懷  
倉卒請見略陳修省之戒而言語拙訥識見凡庸不  
能指陳得失以動 上聽草草數語何足以少裨憂  
懼之 聖心也慚惶而退耿耿無已卽伏見 備忘

記細札十行辭旨懇惻上足以收回天怒下足以感動羣聽臣等莊誦以還不覺掩涕臣等俱甚無似而職是論思何敢以孤陋自沮而喑無一言以負求助之至意也請陳前席未盡之懷以畢芹曝之微誠惟聖明留神焉嗚呼今日之國勢可謂岌岌乎殆哉天心不契而變怪疊見飢饉荐仍大命近止譬若人身百病交侵真元積敗及其危證已見則雖有和扁亦將却走而無策矣臣等亦茫然自失誠不知所以爲對也然上天仁愛真有可格之理人心至靈自有可感之道今日之策但有祈天命誠小民一

事可以救此燃眉之急也噫召公陳戒之說實是千古之至言豈獨無徵於今世也苟有是誠苟有實事聽卑之天自可回怒而爲慈溝中之瘠亦且忘死而知感矣其所稱祈天永命者本非謂祈祝僥倖以延時日其所稱誠小良者亦非謂區區小惠可以固結民心也其必曰奈何不敬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丁寧反覆再三致意是必有明知其必當然者極言而不疑也嗚呼其可不信乎哉夫敬之一字見諸經傳者斑斑可考而惟真氏心經一書裒輯先儒之格言極論其操持之方殿下已嘗講明此書間亦取質

於賢師其於用功着力之道固已瞭然於心目必不待臣等一二談矣 殿下於此苟能喫緊用力嚴恭寅畏對越上帝至誠惻怛以臨兆民則天怒民窮必不至此臣等誠不無慨然於中者矣蓋上古聖王皆稟生知之資不待學問而已能欽明溫恭以事上帝然猶堯舜禹之相傳授亦有十六字之訓豈不以天下後世之治亂惟係於人主之學與不學而所學之正與不正只在於方寸之間耶然則人主之學不恃乎精一執中之訓然後方可謂之敬德而祈天命誠小民之道不可他求矣臣等伏見 聖上聰明睿智

高出百王留心典學遍講經籍殆亦近世人辟之所未聞也然而立志無持久之實求道欠憤悱之誠金華細瓊穆然拱默一遍聽受無少問辨間或濶焉廢却誠有一曝十寒之憂况其幽獨得肆之地又非外人之所敢知將何望意誠而心正以應無窮之事變乎朱子之言曰豈可指擎蹠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 殿下豈但以備法服而臨外殿莊色鮮言謂之敬乎雖使之引入 臥內簡其禮數孜孜乎義利之辨拳拳乎治亂之幾一于是而無適乎他則亦可謂敬也若其燕閒之時常若天地鬼神臨之在前不敢

少忽視聽言動一一省察無或放過真可謂毋不敬也若是而天不克享非臣等之所聞矣惟願 聖明勿以臣等之言視爲陳腐而置之勿以上天之威視爲高遠而忽之至於誠小民之道固非一時一事所得力而邪寒暑雨歲運之常而良猶怨咨乾餽以愆至微之事而良猶失德今則顛連溝壑已有使我至此之歎又重之以剜肉剝骨之苦雖有比屋可封之俗亦難免分崩離析之患况以疾視長上之民猶望其不化爲龍蛇何可得也今以冒屬忠義之事言之當初查正本欲覈出真僞以絕其冒濫之習以杜

其遁逃之弊既許自首之路以開一面之網而愚下之氓自陷罪辟誠亦可惡徒邊之法又難一切行之則反有酌量徵贖之舉 朝家於此事可謂十分寬大矣然而伏聞查廳諸臣之言冒屬都數一萬數千而其中明白無可疑者只是三千餘人其他則文書疎漏譜系不明當事之人只憑文籍誠難區別故混入於冒屬之類而用計投入者文書巧密終無擿發之理世襲應屬者以遐遠鹵莽之輩或不能致詳於譜系之間從而執頃云苟使執頃之中一有可疑者其愁怨之聲亦足以上干天和况此過萬之人乎今

雖欲更加詳查其勢末由但此輩反謂 朝廷本意初在於徵布莫知自己之罪而衆口囂囂難以防遏間里繹騷日以益甚此不可不顧也嚮者萬科武士除防而納米本爲除弊而反多怨言彼幸忝科甲免赴邊戍誠利於己少有徵歛則亦且如此况今大無之歲全家之贖餘丁之布並責於一身是雖傾家破產不足以辦人情到此寧不怨天而尤人乎此輩既已過萬限五代不授口傳者亦將無數矣簽得閑丁不患不多而其中士族子支一入軍役難自拔出最以爲怨莫若一委之於本邑先簽其可簽者則其餘

不當定役者自當有拔出之路矣今不必一切收布以增其怨誠宜及今停捧其徵贖及收布以紓其疾苦從容更議俾無日後難處之患也帖價米還徵之事臣等亦嘗陳達於 筵席及館劄矣然事關生民之利害有不避煩複而更爲申告焉 國家無三年之蓄可以備水旱之灾每遇凶歲無他聚粟之策許令賣爵實出於不得已之下策既又分賑入於飢民口吻之中亦或有死亡流徙者乃從而追徵不已此實前古之所未聞亦非我 國之所曾行者也假令近年設粥賑民如辛丑辛亥之爲則帖價之穀必當

盡費未知亦當追徵於啜粥之民耶計給乾糧只是近例分升勺之粟以救其急苟延命脉之後反事侵督亦豈國家之大體也亦宜反其必捧之令以終軫恤之恩矣且臣盛廸新自南中來伏聞戊戌以後凶歲納粟應募受帖之類丙辰年朝家一并充定於忠壯衛之役此輩當凶歲傾囊石之儲不顧其身之飢餒應募納官者誠欲庶免軍役不見侵督二十年之後遽有此舉是亦失信之大者歸怨於朝廷固其宜也臣歸朝後取考兵曹軍案其時此類之充定軍役者遍在於八路不但臣所經歷地也蓋凶歲

無粟則許其應募事過之後還有此罔民之政是豈得丘民之道也且此輩不過十數年舉當老死公家收布之利不久而取怨之端實大日後雖欲募粟亦恐皆以此爲戒而不肯應募也亦令諸道詳覈追改俾無後悔也此皆臣等耳聞目見之事而此外所未見聞者又未知幾何也嗚呼國家不幸數十年間連值水旱之灾庚辛大侵之後流離者未集蕩殘者未蘇人心大變世道日卑而尚今牽架支撐得免大亂寔賴先大王至誠憂勞視民如傷之盛德也臣等以所睹記者言之庚辛飢饉先大王大加警動

若恫在躬 命出各殿香醞米及江都南漢軍餉戶  
曾益錢布各衙門財穀以賑京外且停御營軍上番  
者留保米于諸道並留三南黃海原襄京畿田稅以  
賑其道大減奴婢貢布飢者設粥以哺之病者醫藥  
以救之死者槨殮而葬之是以死者無恨生者還業  
未聞有相聚而禦人者為良父母寧不若是今年秋  
水傷稼風霜雪雹俱萃於未穫之前方數千里蕩然  
為赤地八路告異之狀今方相繼而上 聞矣目今  
公私無積儲京外俱蕩竭 殿下雖欲大施惠澤一  
依 先朝亦不可得也只當不徵一粟於民不責一

役於民使之安保其室廬各救其死而已上自 乘  
輿服飾之用篚頌恩澤之需一切貶損其他浮冗之  
費幽陰之蠹一并裁抑勿論經費與各衙門所儲稍  
有餘羨者并歸賑良之資則或可以救得一分也或  
者以為近來享 上之儀日就減削誠亦未安此則  
有大不然者民天已絕邦本將蹶苟無此民國將何  
依今若竭力拯濟以延其命則天道循環否極回泰  
民安歲登豈無其時復太平之舊觀亦且未晚也昔  
漢唐之綠林黃巢 皇明之流賊亦皆赤子之困於  
飢饉者而上不能懷保子惠終自致於亂亡今日此



憂豈不凜凜在人眼中耶宋宣仁太后之言曰苟有利於百姓何愛髮膚人君誠以此爲心則復何顧惜伏見近年每遇灾荒上下相告戒必曰當如丁丑下城後故事而終未見事與言符及至今日又豈可蹈前日之悠泛而不爲之惕然振作乎且臣等復有過慮者近日 宮禁之不嚴 恩數之太濫識者誠已寒心矣 萬壽殿豐呈之日外人之闖入大內實是可駭之甚 殿下已有從當嚴禁之教嚮日焚轎之舉必緣外言之流入也 長陵行幸未有 成命而問巷已有傳說此則內言出於外也禮葬 特恩及

於移寔 御府珍藥或遍私家此則下有以私事仰于者也非所以設九重而嚴宮闈正倫理而篤恩義也又非所以重民力而惜財用之道也亦願深留聖意焉今臣等所陳不過俗儒之常談易見之弊端而實出於憂愛之至悃凡 聖躬所當勉者銳意而反省政令之可變通者許令廟堂採用無俾爲空言則豈但臣等之幸也實 宗社生民之福也臣等曾於前席敢請收還言事者之罪以開言路而終未蒙俞臣等只恨誠意之淺薄第念烏鳶之卵不毀而鳳凰至誹謗之禁不設而忠諫進 聖上求言之教必

不但備故事而已則正宜恢廓大度以廣聽納之路  
何不快下 明教曰其言雖不中應 旨而獲罪大  
妨言路姑示寬容云爾若然則亦將有聞風而興起  
者 聖躬之闕遺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不患不  
聞矣昨日罪言者今日反求直言既拒人於千里之  
外誰復欲出意見論是非以犯 雷威也是則求言  
之意但歸於無實而必如前日之無一人應 明旨  
者也昔漢臣陳忠因災異求言以爲詔書既開諫爭  
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告其君曰如其  
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遊寬容

以示 聖朝無諱之美其先事預言必通上意者可  
謂深知納約之方矣臣等今日之意亦如是也更願  
三思而察納焉

被斥於大臣陳辨辭職疏

伏以臣昨自試院罷歸伏見原任大臣疏本不勝瞿  
然悚惕之至臣於頃日乞暇在外還朝之後得見本  
館劄本仍問大臣所陳達之語於入侍僚員臣驟聽  
而不覺驚異且館劄似有未盡辨暴者敢於常叅之  
日略陳所懷蓋欲嚴懲惡而尊 國體也是豈務爲  
慘刻之論以傷害大臣也甲乙年間事是臣耳目所

及覩記者洪宇遠家人卦之說唱之於前朴慝趙嗣  
基等凶言繼之於後 明聖王妃下藥房之教至爲  
痛切凡有血氣之屬孰不憤惋于今歲月曾未幾何  
此時此事其可忘耶况今 仙馭上賓之後事勢尤  
有別於奉養 東朝之日思之及此則疏釋之論豈  
宜發於此時也大臣以 三朝耆舊擢任於更化之  
始大小政刑宜無不與知孰謂曾未見其疏語而率  
爾輕發也苟謂未見其疏語則所謂一時妄發云者  
亦指何事耶且閔熙之待以不死特以凶賊父子皆  
斃無可憑覈其不道之言姑置之於惟輕之典其他

貪淫欺誣之罪亦足以屏諸荒裔也未知閔熙之爲  
人有何可信而使大臣能保其必不然而強謂之罪  
名不明耶惟其不明故其罪止此而已苟明其懷將  
心則首領安可保也此臣之所未可知也前此一二  
經幄小臣有以權大運閔熙事抗章營護者此則其  
心誠有背公死黨之意而亦不敢曰無罪而冤枉只  
以年老濱死強爲之說 殿下猶且特下嚴教而置  
之罪不待於羣下之論誠惡其無嚴也今大臣則在  
於具瞻之位其一言一事足以關四方之聽聞係  
國家之安危而乃以背公死黨者之所不敢言者陳

達於前席孰知其平生心事本不如此而平恕其言乎亦何可在小臣則罪之在大臣則置之耶今日公議苟張國體苟尊臺閣執法之論必不當默然此臣之所以仰陳者也今見其疏大臣自解之言又與臣前日所聞大相不同是則臣或誤聞於人大臣或忘却其所自陳者聖上必有以下燭也臣不敢呶呶而至於臺閣之紛然引避亦臣意慮之所不到也然人心之不同如面其何可一一相同也但李國芳之論極爲肆然是其平日之心正在於營救罪人顧朝廷方嚴黨惡之罪亦有所不敢爲今因大臣

一言之發乘機而響應至以疏釋之論謂之忠諫之說贊揚阿媚情態可見誠極痛駭也臣之所深慮者正在於此等人之覷隙而逞臆也卽今聖上堅持而不撓此輩猶不忘其躑躅之心安知此事不爲異日之公案耶夫以事理之必不可行者請之於上而上或不從則爲彼德則至矣怨復何歸乎臣之爲大臣深惜者尤在於此也然緣臣一言至使者老大臣蒼黃去國臣已不敢自安而今又重被其深斥且臺閣之紛鬧雖緣他人之言首發此論者臣也而言議之不能見信至此亦臣之樹立使然以此以彼俱不

可晏然於論思之列伏乞 聖明亟遽臣職名以安  
私分不勝幸甚

辭兵曹叅議疏 戊辰

伏以臣庸孱淺劣百不猶人而最受 寵渥致身此  
地逶迤眷顧不早歛退父子兄弟並列顯要滿盈之  
際造物所忌人非鬼責理宜必至慘罹喪戚哀淚未  
乾而危言猝發闔門惶怖私心痛迫寧欲無知新授  
之 命忽及此際 天地之仁物無遺棄犬馬之情  
一倍感激奔走承 命分義即然而第臣伏見近日  
臺臣之所以罪狀臣兄臣師命者莫非臣子之極惡

雖湛宗滅族不足以塞其罪矣今以聚首待戮之人  
寧有抗顏趨班之理哉况臣早孤無依恃兄如父死  
生禍福理難獨免其何忍以事不在已而自同於常  
人揚揚出入於宿衛之列乎如使臣萬萬無狀可能  
包羞忍恥冒沒於朝端則不但人皆唾鄙雖狗彘亦  
將不食其餘矣豈不辱 清朝而羞當世之士乎念  
臣早荷 聖朝拂拭之恩固已至矣其欲糜身粉骨  
圖報萬一者此心耿耿天日照臨而今乃情窮勢迫  
自廢於 明時瞻望 宸極五內如灼撫躬悲悼流  
涕無從伏乞 聖明諒臣危迫之情亟許遞臣職名

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疎齋集卷之三

疎齋集卷之四目錄

疏劄

在果川陳情疏

與災邑守令聯名請停稅疏

辭平安監司疏

四疏

辭慶尚監司疏

辭江華留守疏

請賜祭忠烈祠及死難人疏

辭大司諫疏

辭禮曹判書疏

辭大司憲疏

再疏

疎齋集卷之四

疏劄

在果川陳情疏

乙亥

伏以臣猥將私懇屢瀆 宸聽 聖度海涵不加譴  
 責而微誠未格 恩許尚靳從速上來之 教已下  
 於前月而老母之病日益沉痼又得暑月瘡痢元氣  
 危綴實有朝夕難支之憂臣不忍斃離淹滯至此日  
 夕兢惶罔知所處幸得數日少間之隙抑情登道而  
 臣亦重患毒瘡道中飲暑暴泄無數離家七八日纔  
 到江外而前患痰證乘虛作孽頭目眩瞽胸膈悶塞

昏倒旅次，食飲頓廢。脩門咫尺，致身無計。瞻望雲天，精爽飛越。且臣有惶隕崩迫之情，從前不敢暴者，豈可終自阻於天地父母之前，掩抑悶默而已也。臣以罪人之弟，不宜廁跡朝端，污辱搢紳。而上念簪履之舊，不忍終棄。猥賜收錄，微臣抱犬馬之誠，思近象魏一謝。洪造春間受命，只是感激趨造，不暇顧他。豈敢自同於恒人，揚揚爲進取之計哉。驚魂殘魄，分死炎瘴，生還萬幸。榮祿何望，加以母年日深，疾病危苦，爲鳥之情，未忍久離。前後呼籲，亦知死罪。臣自祖先以來世蒙國恩，幸免大何及至。

臣兄弟之身上負天地罔極之恩，下背父祖清忠之節，得罪於聖明之世，遂陷刑辟，爲世所僂門戶。陵夷臣雖幸而生全，羞顏天地，對人心忤，豈可與清朝士大夫比肩接武於周行耶。且今輦帶之褫，聖教極嚴，闔門惶懍，若新受罪，尤不敢犯分傷義，抗顏徑入露章，陳暴亦甚惶恐，而與其徊徨悶泣無所措，躬寧赴訴於君父之前，以俟誅責，不得不冒萬死疾聲呼籲伏乞聖明先治臣受由過限之罪，仍命削跡朝端，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兢惶悶感，涕泣祈懇之至。



與災邑守令聯名請停稅疏

丙子○時  
辛錦山

伏以臣等俱以庸才叨守郡邑遽當大無之歲莫施賑活之策上負朝廷差遣之意下孤飢民待哺之望夙夜焦心惟俟誅責臣等之罪萬殞難贖伏見災荒以來聖上渙發德音哀痛迫切丁寧反復窮閭濱死之民願須臾無死之心寧有極哉而况諸道蠲大同之半災邑減三分之役侵擾之端十去八九雖使黎氓自爲之地何以加此亦安有此外望倖之意哉然而又有事勢窮迫民情渴急至欲疾聲籲天者而九重深遠無以自達日事赴訴於臣等事既非

臣等所可擅議者則每以國計罄竭無可變通之意諄諄開諭矣及至歲翻之後舉懷離散之計萬無鎮定之勢今臣等若以疎遠自阻不早上聞民散之後雖受罪萬萬何補於事茲敢不避鈇鉞之誅同聲合辭仰懇於仁覆之聽惟聖明恕其僭妄之罪而留心察納焉臣等所受之邑皆上年酷被災分道臣區別啓聞者也諸邑介在湖嶺之交山勢盤據平地絕少山高多險水泉寒冽稻田之數比野邑十居二三多以山上硤确之地爲田雜種豆粟故常年結數旱田加數倍矣近年峽民誤效野農多種晚

稻去秋早被霜災稻田絕無所收旱田又傷淫雨不能成熟場功甫畢而已有不繼粥飲者至於草根木實之屬有補於救飢者輒皆不實非天欲盡劉我生民寧至斯酷入冬以來民間危急之形日甚一日而糴穀不可不徵故雖誘以事理示以威刑終不能充所定之分而民力已先竭矣卽今流離四出死亡相屬列邑方且開賑而田稅上納適在此時民情之渴急正在於此矣蓋前秋 國家廣許災分而特靳於旱田故峽中多旱田之邑實未蒙惠雖十分被災官吏不敢擅減必比於常年之結今年峽邑賦租多出

於災結窮民以此固已抱寃而抑鬱矣且旱田則稅以大豆而豆田之災甚於他穀救飢之人皆用大豆作糜爲粥可以苟延時日故大豆之貴殆同大米今以日貴之穀責之於災傷之田其勢已極難徵况峽民窮迫已到骨矣凡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而一日二日飢寒轉極至有呼天而願速死者人情到此寧復有顧藉耶其中稍有氣力者荷擔而立若見官吏臨門則便欲移走他邑其疲蕭浮黃者已無生意今雖椎剝萬端有死而已決無可徵之道矣又况峽邑雖在常年比平野沿江之地則實有倍蓰之苦每歲出

稅陸輸百餘里踰越險艱經數邑之地始抵海倉故  
貫馬齎糧之費與元稅相埒停留客地耗費又多端  
矣此則行之已久地勢使然雖不無偏苦之嘆而樂  
歲則民不敢言者也顧以今年民力寧有出倍蓰之  
穀輸納海倉之望耶村民之畜牛馬者幾盡斥賣其  
餘存者特玄黃飢疲牽不能動縱使有可載之穀亦  
無轉輸之勢矣抑臣等又有深慮飢民不忍一時之  
急起而爲盜者在處皆然徃徃見升斗之資而傷害  
人命其禦人之道多在於深峽僻路此輩若聞峽邑  
稅馱之出海倉則必將羣聚於險路剽奪其穀物與

牛馬且不能一日至而留宿於中路者則乘夜劫掠  
必無所不至縱使有穀有馬恐不能達海倉矣此亦  
必至之勢也若幸而無此事臣等不敢避張皇過當  
之責今若諱而不言或生不虞之患則其罪亦大矣  
夫惟正之供卽 國家所以爲 宗廟百官之禮者  
臣等雖甚鹵莽豈不知其至重且大非臣子之所敢  
輕議者况比歲凶荒 國計大縮殆不成貌樣臣等  
亦豈不聞知而乃敢以此爲言者誠以民情阻隔不  
得上達使生民顛連 國家傷損則亦臣等之罪也  
與其無救於土崩之後莫若懷保於未散之前以

殿下如傷若保之仁一聞此言必當蠹然疚心丙枕  
且不安矣前此凶歲災邑田稅或有停留本邑仍作  
元會付之穀者今若依此例待秋捧留於各邑則甚  
大惠也有司若以經費之蕩竭難許停留則依茂朱  
一邑例待秋作木上納除馱價於元數則亦可以紓  
此燃眉之急又或令並出兩年稅於明春則亦勝於  
今春督納而今年秋事不可預知設或少稔獨停之  
餘積逋俱徵則飢饉之後民且不堪矣伏願 聖明  
深軫峽民危急之狀且察事有可慮之端特 命有  
司許令停留各邑田稅使峽邑大萬生靈涵濡 至

澤則雖溝中之瘠亦且知感矣臣等十邑外南原昌  
平玉果同是災邑始與合議該邑守令臨時有故不  
得拜疏田稅出浦期日促迫臣等不得等待急先陳  
籲亦乞速 賜處分臣等跡遠而言深死罪死罪臣  
等無任兢惶祈懇激切屏營之至

辭平安監司疏

伏以臣以罪戾滓穢之蹤荷 天地生成之仁重入  
脩門得廁大夫之列叨承郡寄俾伸烏鳥之情分已  
過矣 恩亦至矣西藩寵擢之 命又及於千萬夢  
寐之外祇奉除書悸恐罔措北望 雲天感涕自零

臣昏蒙淺劣百不猶人而僥倖科第承籍先蔭早蒙  
鴻造六年處經帷三十建節旄涓埃未報醜拙百  
出身事本末 聖明亦必洞察受 恩最深而辜  
恩最多未有若臣者也顧今流離萬死之餘疾病瘥  
殘自分爲朝暮人有何可紀之勞而遽有超陞之  
命耶是必廊廟之臣以臣家世子弟不察能否例爲  
薦引 聖上以臣簪履舊物不欲終棄誤加拂拭也  
二品以上卽古人所謂命德之噐也不圖 清朝名  
噐之重一輕至此也夫上不擇人而授職謂之虛授  
下不量才而受任謂之冒受虛授之害將使天工曠

廢賢能解體冒受之害必至士節不礪廉隅掃地從  
古治日常少者職競由此臣何敢不追宿愆又貪新  
榮重貽 明時之累以增一身之罪耶且藩宣之任  
號爲外臺八路之中西關最重而荐飢數年民有相  
食者苟非賢能難任其責今臣以區區百里之地而  
猶使流殍載路亦何能濟活數十萬生靈無負委寄  
耶事在目前非敢矯飾万俟罪責之至豈意蒙此  
誤恩也臣才力之不稱旣如是矣而兼又篤疾在身  
私情煎迫不得不冒死悉陳臣素以虛脆善病之人  
多年瘴海受傷偏酷積痰在胸咯血無數兩脚麻痺

政齋集  
行步甚艱間關百罹積憂傷性當事善忘忽忽如癡  
前冬又喪長殤之女病因以劇羸敗轉甚形神脫落  
見者危之峽邑事簡而猶不能日對吏民民有怨言  
臣亦惶懼矣且臣所生母今年七十三所後母年亦  
六十三俱有宿病入郡以來無日少安前月爲就醫  
先歸鄉里臣方欲收拾賑事數日間將往救母病陳  
情於道臣冀得解官矣 新命適及於此際徊徨悶  
迫尤不知所出雖使臣母無他疾恙炎程數千里之  
行非篤老之人所可能况病情不輕實無起動將去  
之勢臣獨棄而先去亦所不忍臣母以臣兄弟之故

垂老飽經悲苦至今僅存者天也臣之復見母顏於  
生前者 聖恩也今當乍離何敢爲言而夕照如飛  
餘日無幾臣心日夜凜凜狂顧彷徨此豈遠遊之日  
耶凡人子之情莫不欲致養於其親今歸田里荒年  
契濶井臼蕭然三釜之養豈非至願而事與心違竊  
自悲恨臣年力未至衰朽事 殿下之日亦長若使  
閒住數年得以侍親治病隕首結草生死舍 恩臣  
之此情同朝之人所共明知伏惟 錫類之仁亦宜  
垂憐臣之危迫之情急先陳籲而其他私分之不敢  
抗顏者今不暇並暴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至懇亟

許改正臣職名資級以安愚分以伸至情不勝幸甚

四疏

伏以臣冒昧死罪再陳危懇伏蒙 聖慈特令廟堂  
稟處瀝血之情庶垂 矜察兢惶感泣祇俟 處分  
伏聞昨日銓長入對舉臣事仰稟則乃有仍令赴任  
之 教政院備局方有催促之令臣辭已竭矣勢已  
窮矣分義亦至嚴矣竭蹶入謝趁速赴任之外更無  
他道豈敢更以私情有所煩聒而但有情實之未盡  
上暴者 國事之緣臣將敗者不得不冒萬死申籲  
顧此罪戾萬殞何辭銓臣所陳臣母不欲西徃云者

此實狀也而臣所煩猥不敢暴者也臣母嘗曰我家  
有窮天之寃不願見汝輩館餼送迎之勤婦人之道  
縱無攸遂汝輩作官西州毋以我相隨臣亦嘗悲其  
志而諭諸士友間銓臣必聞此而仰陳矣然至於今  
日則篤老危疾矣無遠征之勢故不暇論此義矣臣  
之奉母在外已有年矣其疾病輕重銓臣宜不得其  
詳而不能細陳於 俯詢之際 聖明必以臣為有  
一分可離之勢而強以病為辭 體下之仁終有所  
靳惜也在臣之分惶悚悶感為如何哉又伏聞 聖  
教以為臣赴任之後或可辭遞此則欲令臣外伸公

義之重俾免擻推不恭之責內無母子久隔之憂也  
雖使臣慈母爲臣計者何以過是不意 天地之仁  
曲察螻蟻之情一至此勤摯也雖臣糜身粉骨莫可  
仰酬而第臣伏念苟知其大有害於 國事而徒畏  
一時瀆擾之罪浪默而承 命亦臣之大罪也今者  
關西之任比常年尤艱而臣以素乏幹局方寸已亂  
之人其不能事事則必也而臣母高年痼疾譬如將  
夕之景有添重之理無漸安之勢臣赴任之後若聞  
危厲之報則天理人情豈忍安坐勢當不計日月之  
久甦不顧關鑰之至重疾聲陳籲急歸救護矣故監

司臣李萬雄今左叅贊臣申琬判尹臣金鎮龜等曾  
在藩任聞其親病或不俟 朝命徑歸或 朝家有  
勿待交龜之命臣之事勢未知可以抑心察任者能  
幾月而畢竟不過如數臣者所爲明知其必然而厭  
然揜覆徒以熊軒金節爲一時道路之榮觀則是誠  
何補於 國事乎微臣之進退無據固不足恤而在  
朝家軫念西藩之道亦何如也且臣自鄉上來者只  
以偃然坐辭爲不敢安於微分實欲身近 京闕以  
暴至懇庶蒙 生成之澤而已非敢爲苟然承當之  
計而銓臣又不諒臣意誤陳 前席尤切惶愧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肝膈之懇且軫西關之尤難收拾  
亟許改正臣職名資級仍治臣再三瀆冒之罪以警  
具僚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懼悶迫涕泣祈懇之至

辭慶尚監司疏

伏以臣於今夏伏蒙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還收  
誤恩俾伸私悃 恩批惻怛罪責不加臣非木石寧  
不知感歸對老母攢手涕泣而追思瀆擾之罪萬殞  
何辭惕然驚懼久猶未已不意今者嶺臬新除之  
命又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震悸惶悶不知所出  
卽當趣駕登道致身 闕下陳暴情實以俟進退之

命而臣母宿病之中又感風寒寒熱交作汗而不解  
咳喘達夜飲嚼全廢臣之素患痰飲之證當寒又劇  
奔突之勢上薄心肺痛若刃刺昏悶抑塞絕而復甦  
者旬月之間已三四矣眠食日減真元大敗呻吟負  
席疴瘠日甚以此情境病狀決無自力離去之勢亦  
欲俟母病少間忍死擔舁因此上京以就醫藥而誠  
恐未達 國門溘死道路病裏疚心冰炭交中不得  
不疾聲哀號坐辭 嚴命死罪死罪念臣本非忘世  
高尚之士以世祿家子弟決科取仕早年荷 聖朝  
殊異之寵邇來復蒙 恩脫出於萬死之餘而家有

兩偏親貧無以爲養豈不欲及此年力之未衰宣力  
四方以酬涓埃獲霑榮祿以供甘旨上結 明主之  
知下報慈母之恩而乃反辜 恩違 命自速罪戾  
跼伏荒野甘忍窮餓豈臣之所樂爲者哉不幸母子  
俱病朝夕相守母憂臣死臣救母病離違則情不可  
忍借往則勢所不能嚮者西藩之辭瀝血之懇非止  
一二 天地之仁亦已垂憐煎迫之情前後何殊且  
臣出身事 殿下幾二十年矣內忝言議之列出膺  
藩宣之寄 朝家所以試臣者不可謂不周有何啓  
沃之才澄清之風乎此則 日月之明當有以默察

而 謬恩日加榮名沓至有若真有才能而不可終  
棄者半年之內再授雄藩 朝廷用人之得失關四  
方之聽聞係生民之休戚此豈但臣私分之不敢當  
而已耶近者 聖化更張羣彥彙征如臣等輩指不  
暇屈其有無去來何異江湖之鳧鴈當今任承流宣  
化之責者又豈無其人而必以臣已試無可稱瘡殘  
不可堪者揀難而屢授爲官擇人之意恐不當如是  
也况嶺南一道郡邑之多幅員之大甲於諸路民物  
之盛簿牒之煩最稱難治加以交隣固圉之方事機  
尤重苟非才猷風力爲一世所服者鮮不僨事又况

比歲大侵財粟殫亡民死亡幾盡子遺待哺之民惟  
聖使者之得其人而臣痰病善忘尋常私事亦多廢  
閣劇煩理劇其可望乎臣亦嘗流離瓊尾於嶺海之  
間嶺人知臣之不足數也稔矣今遽按節而臨之其  
必輕且笑而謂盛朝無一人矣臣又有不敢安於  
私心者關西嶺南等是重寄而隔遠則辭之稍近則  
赴之是臣自能取舍利害揀擇燥濕寧有是理臣雖  
欲忘義貪榮一時公議將謂斯何此臣之尤所瞿然  
者也然此等難冒之勢若比臣危苦之情則亦歇後  
也卽今母病身患一時並劇差復之期不可預料迎

接人馬來滯遠地事勢窮感冒死陳顓伏乞 聖明  
俯諒臣情病之萬分危迫亟許遞臣職名以終前日  
體下之仁仍 命有司治臣偃然違慢之罪以警具  
僚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悶泣屏營祈懇之至

辭江華留守疏

伏以臣於今月旬前伏聞嶺臬 新命卽將危懇封  
章縣道未及上 聞而江都移擢之 命繼出於意  
外 恩旨聯翩蓬華生輝里閭相慶渾室感泣此豈  
臣夢寐所曾及哉驚悅震駭罔知所出臣以無狀荷  
聖朝再生之恩而無涓埃之效積逋慢之辜至於今

夏犯分忘僭于瀆三四傍觀者皆謂臣猥越臣亦自  
分於刑章獨天地之仁曲垂哀矜收還誤恩俾伸  
私悃恩言惻怛誅責不加歸告老母相對涕泣自  
念孤恩違命幸遭大何庶可母子相依疾病相  
救優遊田里歌詠聖澤矣不圖旬月之間除命  
荐降而藩宣之責保釐之重俱萃於不肖之身有罪  
而免無功而擢居然於卿宰之列使國家命德之  
器一輕至此也臣嘗昵侍帷幄亦多年矣其空疎  
淺劣日月之明宜有俯燭才猷學術有何可取而  
近乃收臣於九死之餘拔臣於滓穢之中使臣半年

之內三叨重寄再蒙寵擢固已駭四方之聽聞拂  
一世之清議而雖以臣自私之心日夜揣量誠不知  
所以致此也若聖明以臣世祿之胄不忍終棄則  
臣家世受國厚恩而及至臣兄弟之身忝辱家聲  
爲世大僂已不能世其家矣以臣年力方強可備任  
使則痼疾嬰身瘵殘日甚精神筋力無異老人尚安  
有奔走之望乎然而人臣之義身非已有病未及死  
則皆當勉強况聖度海涵蕩垢宥過隆恩驟加  
責任彌重尤當致力以答洪私豈敢矯情飾辭每  
每祈免耶誠以篤老之親恒抱危疾焦厲之情若涉

淵冰每當 恩命疾聲顛 天亦非一二瀝血之懇  
已蒙憐察今不敢爲覲縷而顧臣少孤而貧家有兩  
偏母流寓窮鄉值歲大侵無以供裘葛而具救水人  
子之心豈不欲及此餘日少伸烏哺之願而單行則  
不忍借徃則可慮情理之煎迫豈以遠近而有異此  
所以今亦徊徨悶蹙不得不冒死輒顛也臣罪至此  
萬殞猶輕臣當聞 命卽行致身 闕下陳暴情實  
而狗馬之疾近甚危惡痰結心肺逢寒作痛不能俯  
仰有時厥塞實無自力登程之勢欲俟少間則稽緩  
是懼不免坐辭 嚴命尤切惶恐不知死所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臣至情特許遞臣職名以終前日體  
下之仁收臣新資以重官方治臣前後之罪以警具  
僚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悶迫涕泣祈懇之至

請 賜祭忠烈祠及死難人疏

伏以臣癡鈍歇後一書生也癘殘廢疾尋常職事猶  
恐不堪乃誤受 命於關防之地雖辭避不能得終  
於冒受恐不能仰副 聖明委寄之意日夜憂懼不  
知所出臣到官未能旬日耳物情長短未之閱也軍  
民利病未之諳也獨顧瞻俛仰自有不能勝其咨嗟  
怵惕之心者顧此江都之地不惟鎖鑰保障其重有

異於他鎮蓋自丙丁之難居人之所感憤行旅之所  
慨惋者尤有異於他地焉涉其津則敵人之所嘗飛  
渡而充斥也入其城則五廟六宮之所嘗遷御而  
蒼黃也百官之所嘗奔播而士民之所嘗迸戮而俘  
辱者也蓋自有此地以來所未有也此其不待志士  
仁人而痛心扼腕至今不能平者也雖常歲過之猶  
可以感激人情而自不可已况臣之來歲月適一周  
矣所以感時傷迹尤有甚於他時者也然民俗質質  
當時遺迹已泯然無復識者獨府之十里有所謂忠  
烈祠者臣到來瞻謁赫赫若前日事所以長吁深感

尤有異於他所者矣當時死於節而祀于此祠者十  
有一人蓋自文忠公臣金尚容以下尚容以原任議  
政死李尚吉以原任判書死沈覲以敦寧府都正死  
李時稷以原任掌令死宋時榮以司僕主簿死具元  
一以本府千總死是六人則壬午始祀者也彌善尹  
烓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本府中軍黃善身千總  
姜興業五人又其死之表表者而追配戊戌焉顧當  
時固多死義之士然死者烈烈衆多未有能及此一  
方者也死者從容明白在人耳目而不可掩垂諸竹  
帛而不可誣者又未有能及此諸人者也至於共享

一堂之芬苾爲一方之光樹 國家風聲古亦未有  
若是之盛也噫當時任事者怙險而自安藉重而自  
專雖元老大臣如尚容者不能出氣力於其間畢竟  
獨焚身致命以自靖焉嗚呼可忍言哉覩則家人具  
舟楫泣請入海而其志素定凜然而不可奪乃再拜  
手疏而夫婦並命時稷折間而斥闔帥遺辭而訣其  
子時榮與時稷約其死已買二棺掘兩坎遂與之共  
死文正公臣金尚憲所謂最著者四人卽此也方其  
時城中士夫偷命而出者亦何限尚吉則先在外村  
聞難乃入就死地如赴家順長益兼則非有城守之

責而自編行伍分守南城相臣決自焚之志勸之去  
而不肯要與同死共入於烈焰之中列戍諸將望風  
奔潰無一人思與賊交鋒者元一獨奮然請戰臨岸  
罵敗將發憤赴水善身興業領殘兵遮江津賊薄兵  
潰張空拳力戰而死嗚呼人之處死也至難矣死而  
有足稱者今古幾人且凡人衰老者弱於氣節卑賤  
者輕於恩義今其死者年或老矣位且卑矣乃其死  
也或過於氣血慷慨之士或先於爵祿隆厚之流其  
賢之大過人亦明矣是以 仁祖 孝宗相繼而表  
章之旌閭贈官錄其子孫錫其祠額賜之祭而悼之

列聖之所以顯忠褒義可謂至矣至於 聖明又多  
施易名之典蓋至是大備而無餘憾矣然臣之愚見  
願有復於 聖明者今人履前賢杖屨之墟遇古人  
行樂之歲乃興懷於年代之變慨想其風流之遠猶  
且睠顧而不已况履賢人不幸之地遇古人不幸之  
歲者乎明年正月二十二日即昔清人陷本城之日  
也一島人情盡然疚傷故老至有垂泣者不但臣初  
入此地適會其時者不勝其咨嗟怵惕而已也人情  
則既然矣幽明一理終始無間且使死者有知忠魂  
義魄周旋於一堂之內必悽愴於冥冥之中傷當日

之 國事悲其身之不幸者抑且有切於此時矣寧  
不悲哉至若其時府中兵民避亂士女肝腦塗地暴  
骨荒野者泯滅而無所稱彷徨而無所依若此類不  
可勝紀想其顧眄歲時悲鬱無告當有甚於彼者是  
亦可哀之甚者也伏惟 殿下逢 聖祖草莽之歲  
念 聖祖薪膽之志思得自強於志慮政事之間以  
自盡於繼述之孝者當無待於外臣之言而若其布  
宣德意導達幽明亦守土者之責是以不敢有懷而  
隱昧死言之臣請渙發 明命特遣近臣以池陷之  
日 賜祭于忠烈祠且 命本府城外淨處除地爲



壇仍錫嘉名以表傷愍合祭國殤及士民之死於兵者則上可以致 聖上惻怛之仁中可以慰逝者悲寃之魂下可以結一方忠義之心惟 聖明裁幸焉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大司諫疏

戊寅

伏以臣瓜期既滿正俟出代諫長 新命出於意外臣誠驚惶震悸久愈未定官榮責大而謬授匪人物情駭惑當有駁議逾時側聽不敢自辭悶默窮蹙食息何安臣竊見 國朝銓注之法尤重臺選必擇身名無累言議見重者托之以耳目之寄雖人以世降

官由人輕未嘗以滓穢如臣者苟然充數重玷清選其或承襲先蔭早踐華臚中致顛躓自速殃咎一斥而不復者亦復何限苟非微咎薄愆又未嘗以歲月之久復通其舊路蓋其選至嚴故也臣弱冠通籍金閨兄弟比肩立朝蒙 聖明剪拂之恩籍家世公卿之業滿盈而不知戒忌嫉而無所避遂乃羣言沸騰罪禍橫生大則不保其身命小則流離於瘴海雖曰遭遇時變若能孚誠素格明哲自保豈宜致此終累大恩也及乎 聖化更張蕩滌瑕垢 恩遍幽明臣得生入 滄門復見老母 雨露之澤亦及泉下臣

竊自思惟天地父母有生育之恩而不能使當死者復生 聖主之恩誠天地父母不能如也且使死者有知必感泣於九原雖臣碎首粉骨不足以圖報萬一然而門戶辱矣身名污矣今復貪冒自進以踵舊愆天且厭之是以願乞終養老母自屏田里而區區之誠未蒙 俯察簪履舊物不忍終棄前後 除命莫非重任一歲之中再蒙顯擢戀 恩畏義一出膺命多病廢務非才蔑效無補於 國事有負於初心反省媿恐譴責是俟豈謂榮名忽至狼狽轉甚污明時臺省之選爲一世譏議之資耶嚮來被罪家子

弟俱蒙甄錄或處顯要在 聖上爲日月之更顧其人有用之實用之而人無異議辭焉而世悲其情獨臣則不然行負神明不能自訟其私痛身處污辱久已不容於清議自前所以寃結而無所告徊徨而不敢進者豈敢以 天日之明猶未照於覆盆自疎於 仁覆之下哉誠有情跡之萬分危苦者耳曩者羣壬竊柄必欲甘心於保社諸臣者曷有其極至於臣兄則備盡慘毒置極刑而猶未快意甚至發塚而異屍此夏竦之不得行於石介者也嗟乎酷矣前世小人之所未聞也此固仁人君子之所宜惻怛近日

彙征之士孰非平日同朝有兄弟之義者始若憐傷終反下石乃復因襲前人之議不思禩 聖朝惟蓋之仁輦帶甫錫不終朝而請褫朝著之間苟有風浪則事非相干而強引爲語輒加僂辱凡磨礱角圭爲一時進取之圖者皆視臣家爲竒貨殆同於逞憾肆毒之類一何甚也此無非臣行已無狀從前積忤萬死之餘猶不原其宿罪收司之律及於泉壤耳不然則死者已無能矣滄桑又一變矣亦復何所怨惡乎臣每見人章疏極口詬辱心肝寸裂寧欲溘然無聞知人情到此寧不冤哉噫天顯之親一體而分氣息

相通禍福相關而今者一爲朽骨死有餘罪一在周行猥被 恩遇死生之間榮辱懸殊不但臣心私自痛迫今日物議未必衆允且臣未死之前垢難洗矣不可以歲月之滋久稍通其顯路臣何敢不顧特議冒沒羞恥揚揚趨造重貽臺閣之辱乎臣情勢窮感不得不冒死哀鳴揆以分義萬殞難贖伏乞 聖明察臣崩迫之懇亟許遞臣職名仍 命有司治臣猥越之罪以重官方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悲泣屏營祈懇之至

辭禮曹判書疏 辛巳

伏以臣罪大責輕分甘廢捐永擬畢命桑梓歌詠  
聖澤牽復之 命遽出 特恩義不俟駕竭蹶而趨  
造者臣非敢自以為無罪亦非敢貪冒其 恩榮也  
誠以臣子之分有不敢不然也拜稽 禁局感淚至  
地反省悸恐羞見班行而顧臣擿推則不敢冒没亦  
罪水炭交中莫知措身之所春官 寵擢之命又出  
於萬萬意慮之外臣聞 命震 戰慄靡定苟使臣  
前後無大罪過一生平步於雲衢其才學望實固未  
嘗自期於此地况今丘山之罪無所洗滌尺寸之勞  
曾無可紀而拔之於泥滓之申置之於薰沐之列不

知 聖明何所原貸於臣何所迪簡於臣而遽有此  
非常之 誤恩也臣自負罪以來竊悲見識蒙蔽誠  
意淺薄終陷於大戾無以自立於人世每一念至魂  
夢亦驚跡其負犯生全亦 大恩耳寧復有收召魂  
魄重入 脩門之望也且臣弱齡以言議文字之任  
周旋近密亦多年矣其空疎無狀 日月之明久已  
下燭而每當顛躓之際倍費 生成之澤尤宜淑慎  
虔恭無負 殊私而今又自作難道之孽以干 天  
憲雖以臣自私之心忘淺劣而恕愆殃實莫曉今日  
致此之由也物情公議其謂斯何若 聖明以臣簪

謁

履之舊憐其久廢哀其昏迷之性牖令自新則復其舊秩使寒谷生春其發生之仁已與陽和并其澤矣至於中批超擢於人望之外有若臣無罪而見放有才而久屈者大非所以昭平明之理懋命討之政者也不特臣驚疑恟怛若隕淵谷遠近聽聞莫不以爲駭臺章之發公議果可見矣臣私心喜幸日望反汗而聖上終靳夫俞在臣私分益增危蹙宜卽疾聲哀籲以乞恩遞而臣之八十老母痰疾猝劇數日以來奄奄有難支之形臣扶護悶泣情境煎灼陳暴危懇亦且稽遲臣罪尤大噫犬馬賤臣受恩於

聖朝者從古人臣之所罕有也生死肉骨天地之造也恩勤眷顧父母之慈也臣非木石寧不知感湯火之蹈猶不敢辭豈敢飾辭虛讓自比於雍容進退之人亦何敢以區區廉隅自處重負此罔極之恩也顧此難赦之罪無可自解格外之恩終累大德寧受違慢之重誅決不敢冒昧承當以傷公法而損國體也干冒宸嚴罪又萬死若其職責之隆重才分之不稱不待臣自言蚊山鵜梁之刺世所共論又何敢覲縷若將以量力而効職者然哉言出肝膈庶蒙矜察伏乞天地父母俯諒臣危迫之懇將臣

新授職名資級亟許改正還臣罪籍以嚴國法以重官方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懼屏營涕泣祈懇之至

辭大司憲疏

甲申

伏以臣於本月初二日在楊州村舍伏見承政院書狀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斯速乘駟上來者臣承命震駭若隕淵谷徊徨窮蹙罔知所措臣惡積罪極神理降罰偏酷一歲中荐喪兩母冥頑不滅忍經外除唯願溘然以忘至痛不意罪逆無狀猶蒙記錄恩召之音遠降蓬蓽臣以榮爲悲繼以哀號况臣於嚮者喪制未終而重被臺評罪名狼藉僂辱驟至噫

士大夫居官任職事有關於職賄人莫不唾鄙身在欒棘名騰白簡事又罕聞衆所驚惑臣雖十喙何以自脫苟使臣廉謹足以範世誠孝足以感人雖末路險艱好惡易偏豈若是公肆醜詆如恐不及也臣本駑劣實無可取聖明收臣於九死之餘再畀重任擢臣於罪戾之中恩出特簡又伏聞答諫臣之批謂臣决非欺君不法之臣嗚呼爲人臣而受君上特達之知者世未有如臣而顧臣行已未孚於同朝蒙此汚穢之名上累明主之知終負生成之澤此其罪宜滅死萬萬臣家世清忠上報國恩及臣

而忝辱至此死何以歸見先臣於九原也臣舍恩  
刻骨反躬自悼中夜悲涕死生堪羞方此屏伏荒野  
以嚴誅責豈謂彈墨未乾而榮名忽至身處汚辱而  
職專綱紀重貽摺紳之恥乎此不但臣且驚且懼不  
知死所亦豈清朝激揚清濁顧惜名器之道也臣  
曾在丁戊年間受任江都果有耗財敗事之罪擬於  
遞歸之日自劾而請罪緣臣妄暴私悃恭承恩譴  
及至辛巳猥蒙牽復陞擢之恩而臣在鄉已聞母  
病入京亦上一二辭疏而方寸煎灼未遑及他欲稍  
俟母病少間備陳事狀請蒙譴何未浹旬而竟罹凶

禍六七年間負罪惶愧何嘗一日少安于臣心也今  
之論臣者若以此爲罪雖繩以重律實所甘心而若  
其疑之以與私人爲奸利目之以濫猾不法此固人  
臣之大罪士夫之至羞辱也使臣誠有其事朝廷  
何惜竄殛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雖無似殿下亦  
嘗置之於薰沐之列何可一任其橫受黷昧而莫之  
別白也其事自有因依而煩委瑣屑且係自伸仰塵  
天聽極知惶恐而論事者已去其職查勘之啓又從  
而停之匪分之榮適及此際以臣六七年不敢安之  
心今有自劾之路又被人言之罔極臣安得不仰首

哀鳴以聽 處分也煩瀆之罪死有餘責臣以不才受重寄於大無之歲加以疾病情勢有不敢久據者丁丑半年長事控辭調賑之事一未措置歲晏而終未蒙遞則始乃營賑而臣竊見江都地小民衆其民春夏仰官糶爲生太半無田之人常年已有負逋况此歲飢饉無田者類多濱死若又不分殘實盡貸以軍餉難望其秋償故臣必欲以年例還分濟實戶別加料理以賑無土者臣亦豈不知混同分糶之可爲目前無事而十七萬石軍餉幾盡移轉董餘數萬又失於本府賑飢則區區不勝憂歎誠不量才分妄生

不失軍餉之計此實臣之罪也本府無他財力只有歲給耗米八百石災荒以來歲僅收其十一宿儲又竭於連歲賑用實無別加料理之資冬盡春生計無奈何再請空名告身募粟又請依關西例貸以軍布臣非不勤請于 朝也而廟堂覆啓輒不許施臣又身自上京力請于廟堂而又未得力其無可下手臨急竭蹶亦可見也以臣情病之難強特嚴畏分義不敢抵死終辭自當賑事者又臣之罪也而事勢至此苟可以方便生財救濟民命者既在其任亦當靡不用極荒年聚穀之道其有不出貨而能得米者乎臣



誠不覺其爲別樣圈套而亦豈臣所樂爲者哉臣既不得力於朝家又無可下手處本府有各掌銀貨萬餘兩可以自擅此本非朝家所拮据者又非各衙門所輸藏者係是本府會外之財而前或許貸赴燕之人臣又不知其爲不敢下手之物及其勢窮事迫之後方生擅動之意臣以爲與其坐守金錢束手視民之死無寧借此財數月還本取贏活此數千窮黎之命計無便於此者遂獨決而不疑又念米不數千其贏利不足以補賑而數千石米非荒年私市一時可買以此問議于宣惠堂上故相臣閱鎮長則鎮

長見臣有請輒敗當事渴問之狀亦出相濟之意以爲賑廳近年策應八路今無穀可賣惠廳本無和賣之事而諸貢物人或有願代以銀錢預受引年價米者當爲江都許之試可廣募臣卽送監色于京中果募得三色貢物人引年當受米二千一百五十石十斗願以銀錢預受者仍令從市直折價百里之地市直非所可誣而亦慮吏胥小人因事奸欺又使關由惠廳告狀受題惠堂亦加申飭共折銀一萬九百二十七兩七錢有奇三色貢物不能同時募得其一色米一百二十八石十斗每石折銀五兩計六百四十三

兩三錢有奇數日之內市價日變其二色米并一千九百七十七石每石折銀五兩二錢計一萬二百八十四兩四錢初欲送此價於惠廳則惠廳以爲本廳非奪貢物而賣江都特許其預受今價銀之輸送分給兩有其弊使之直給當受人臣依數捧招出給而銀數有不足者五百八十四兩四錢有奇之代每兩依市直折錢文二兩六錢計給錢文一千五百十九兩五錢買賣曲折不過如是雖使其時買米於私市散其銀於千百不可知之人銀與米相直則固無可言况關由京廳授受有籍而猶謂之去處不明初不

交易則已交易而彰明恐無過是任事將吏雖有親厚者欲爲之營利何所措手於其間乎前後言者斷斷不已必欲驅臣於汚染之地者正在此也戊寅春間米價日踊極至於七八升換錢文一兩本府買賣在於早春以其時銀錢之價計之一兩錢猶可爲一斗一升有餘惠廳初約以劃給京倉米京外米價逐日漸高府中大小物情皆謂不出一兩月其本可立而亦可取贏三數百石臣亦不復以賑資爲憂及請受米惠廳以爲筭計京倉遺在不足於三春經用始乃劃給兩南上來大同米臣又以爲京米雖不可得

湖西近邑解冰卽運者猶可及用請勿論某邑船先泊燕尾亭者依數取用私書公牒徃復再三而亦不許惠廳豈故爲相負事勢必適然耳臣反慮其狼狽又欲還退其穀則賑民之資舍此無他所抄飢民數千已聞此事望哺日切春窮漸急死亡方始水路已通遠船或至兩南大同猶可待來故不得已啓請先貸軍餉賑民待南船卽償一月二月賑事垂畢而南船不至唐米西來而米價漸賤南船始泊於五月則麥又出矣公私銀貨盡括入於中江開市又倭人變詐南金不出則銀貨之貴已倍於買米時矣船到而

米賤米賤而銀絕事之不幸節節如是及其米賤銀絕之後臣雖欲竭心充報其勢未由亦不得更生料理之計賑用三百三十七石零以買米還報所貸軍餉其餘一千七百八十八石零錄於重記米下註以當還報各掌銀銀下註以戊寅賑濟時貸下而未嘗以每石十五兩折定懸錄文書今可考矣且此事本非可以掩諱欺瞞者換米之時惠廳給其米廟堂聞其事請貸軍餉之啓又有待南船還報之語其後上京時臣亦以狼狽之由告于大臣欺瞞之事其若是乎閔鎮長若在世必不待臣縷縷而已悉陳其源委

矣又以代臣者受臣意指私糶毒民爲罪夫會外穀物本無上聞俵分之例改色與糶糶有異擅分非可論也况聞募願分給初非勒配何名流毒金昌集特惜其將腐欲一易其新陳俾不爲無用之物設使代臣者極力料理盡數還本臣之敗事之罪固自在也何補於臣而必謂之受臣意指乎近來救荒之邑貸公財落本者居多如水原貸南漢軍木落本未償其後官盡心充報於前官身逝之後而物議未或非之蓋敗事雖由於前官事不容恕視當官者不計其人親疎存沒盡心善後豈盡受前人之意指而故

爲掩護之計哉徒以臣之故累及於衰麻之人臣之慚慙慨恨亦豈敢自安也蓋臣之望於後人者則府中經用一年過千石以此米推移換用俾不陳棄或遇流行之災如丁戊歲者則庶可以還其本矣而亦不敢以此相托矣大抵江都一草一木何莫非緩急之需也今此銀貨雖非朝家之所積儲者丁丑以後前輩蓋臣有忠慮者有餘力則儲之積累而成此數矣且臣叔父臣敏叙所備置者亦過數千臣雖饜餐嗜利人情豈欲爲些少奸利一朝耗失而不顧哉然而事旣耗敗如此雖臣自恕之心亦安敢自以爲

無罪也雖無人言終喪之後名在軍銜末班必欲自  
劾受罪而後已今者臺議峻發而未蒙 允俞臺諫  
又停行查之請雖 聖慈如天 德音藹然深明臣  
無罪臣又自恃其無愧於心終不若考其實而明其  
事使一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一聽其是非之公也  
夫人主之職尤在於察毀譽辨是非使有罪者不得  
幸免無罪者亦不受枉可以使臣矣臣子之義亦當  
自礪其名節以可殺而不可辱者為心然後可以事  
君矣以卿宰而受濫猾不法之名豈細故也而今者  
獻言者既不蒙其聽用被謗者亦無可辨明虛實不

形枉直不分疑者愈疑不知者又從而和之使臣永  
抱終身之累豈但臣一身之不幸而已在廷諸臣孰  
不懷懼解體各為保全身名之圖也况其事亦非久  
遠難查者戊寅春來價衆人之所共記知也折價文  
書受價捧招在江都劃給米數往來公牒在惠廳若  
折價與市價有加銀數與米數不當則是臣無以免  
其罪矣自有此事辭說不一守臣 筵奏以九百謂  
八百失照管也論事者謂之二萬張大之過也其後  
臺臣之謂九千而在賑廳云者俱傳聞之差也劾者  
救者不得其實多如此其他囂訛亦可推知此尤不

政齋集  
可不一行查勘以破人惑也此皆臣自辨之語其何足取信於人而行查之後若有一言之不合者本罪之外誣罔之誅臣何可逃也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先治臣耗財敗事之罪以警中外任事之臣盡將前後臺章降付廟堂使之盡理根究一有近似於人言者更勘臣罪以正公法以快人心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恐煎迫涕泣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昨上請罪之章恭俟勘覈之 命伏承 聖批恩言鄭重慰諭諄切臣四體投地感淚被面傍觀

者皆爲臣感激非獨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臣子之聞此事者孰不欲糜身碎首效忠義於 聖世也噫古人於平生交友結之以信義知我之感尚有沒身不忘者况得此於 君父者古今幾人念臣少忝禁林莫效啓沃之責中罹憂患未有奔走之勞臣亦不自知其緣何受深知於 聖主每荷隆天厚地之恩也况在今日臣有敗事之責而 榮寵非常若酬功能事有當覈之道而 恩旨不許莫分是非伏惟 聖慈不忍置臣於疑信之間推誠禮遇使之觀感於有位者可謂量出前古而非所以昭乎明之理覈

名實之分也唐虞之際三考幽明之典猶行於岳牧固不害於臣哉鄰哉之義漢世最尊貌大臣而上書論大臣者必下中朝御史按之前史未嘗以疑其臣譏之且故大提學臣李一相當被臺劾之誣先大王命覈其事以先王之仁豈疑文學之士而有是命也誠以不如是無以破人疑也今臣特一有司之不勝任而招人言者因人言而考覈其虛實以定其罪之有無顧何損於朝廷之事體亦何傷於體下之深仁也今之疑臣者莫解其惑萬一疑殿下偏私於不肖之臣則雖擢臣之髮其何以贖臣之罪

哉是殿下欲示誠信於羣下而反增其疑也聖明不知臣愚蒙所信者臣之心也言者過疑臣濫猾所論者臣之迹也今若考其迹而明其心是不但微臣之大幸而日月之明亦且無累矣如其無狀果若言者之言聖上亦復何所顧惜也蓋近日朝廷失和平之福世道有交喪之憂正坐疑而不信莫相通其志也今聖明因微臣之事欲以誠信陶鑄乎一世臣固當仰承睿訓不敢復言其情奉揚仁恩思與國人共囿於有孚之化而顧臣寵恩踰涯當事生疣憂患餘生畏約異甚每思從古才賢之

士徒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衆人之積毀終嬰世禍貽  
譏其君者何嘗不怵然懷憂繼以流涕也臣本來無  
故受人忌嫉嚮者流離十年魂遊羿彀之中幸賴肉  
骨之恩得有今日今又顛躓而 聖明倍費生成  
之澤臣之自今顛躓又將未知其幾何 大恩其可  
每恃耶臣之分甘屏廢固已熟計於心而今乃哀鳴  
不已必請勘覈者豈爲自惜身名以爲燥雪進取之  
地也誠不欲上累 聖眷而退也臣與論臣者不曾  
識其面目又本無嫌隙彼容或不知臣之不至於此  
而過於流聞也若其繼發者卽臣疏屬而四世敦好

情若期功其必有不容自己者豈全爲構誣之計哉  
親疎並起僂辱驟加聽聞俱駭莫辨其公私而 朝  
廷但斥言者而不覈其事此則必不但言者之增疑  
而已也伏乞 聖慈無主先入之見 俯詢廊廟之  
臣檢會臣前疏亟 命查勘焉且臣敗事之罪不待  
人言與考覈而可知又何敢仍帶風憲之銜以聽查  
勘也亦乞先 命有司治臣之罪不勝大幸臣無任  
惶悚悶迫涕泣祈懇之至





